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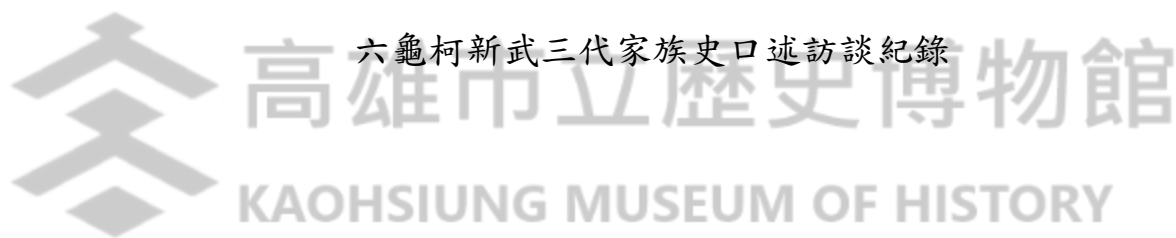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六龜柯新武三代家族史口述訪談紀錄



執行單位

鄭淳毅、郭雅倫

結案日期

2025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目錄

目錄	1
圖表目錄	2
一、計畫緣起	3
二、六龜發展背景與柯家及其親友家族關係	3
三、柯家三代口述史訪談（兼及其親族）	14
(一)柯知與馬里山流域 Ismahasan 家族	18
(二)柯知次子柯水生及柯新武	25
(三)柯知長子柯添發、三子柯添財及其後代：	35
致謝	37
後記	38
附錄一、訪談口述整理	40
20250329-20250412 柯新武口述整理	40
20250426 柯新武口述整理	41
20250502 Cina Valis 口述整理	47
20250822 柯新武口述整理	50
20251008 Cina Sulang 口述整理	51
20251023 魏柯秋霞&魏英琦口述整理	54
20251025 楊登明口述整理	59
附錄二、柯水生年表	65

圖表目錄

圖 1 柯家三代家譜及與 Ismahasan 家族、楊家關係圖	16
圖 2 Cina Valis 於六龜自宅中受訪	22
圖 3 Cina Valis 的祖父 Lakav Laung	22
圖 4 柯家戶籍謄本顯示柯知家曾在六龜里事件後認養來自馬里山社女童	24
圖 5 柯水生在校時獲獎狀	26
圖 6 柯水生於六龜公學校畢業證書	26
圖 7 柯水生畢業後擔任警手	27
圖 8 柯水生參與大關山事件搜索有功獲得獎金	27
圖 9 柯水生、柯新武父子合影	31
圖 10 柯新武家庭合影	31
圖 11 金山旅社，柯新武現在六龜家宅即位於隔壁	33
圖 12 六龜老街上仍保留六龜交易所洪稔源建物，對面即是金山旅社	33
圖 13 魏柯秋霞(右)、魏英琦(中)母子於寶來自宅中受訪	36
圖 14 魏柯秋霞結婚前全家照，中間為魏柯秋霞，左邊即是柯添發	36
表 1 柯家事件與六龜區域主要事件對照表	9
表 2 本文受訪對象	17
表 3 人名稱呼對照表	20

一、計畫緣起

柯新武民國 27 年生，現已高齡 87 歲。他是六龜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從公職退休後一直投身社區公共事務至今，是受人敬重的長者。因為他曾身在鄉公所、農會，又於社區服務多年，熟悉當地公共事務、產業、人文發展脈絡，我們曾為了瞭解部分六龜產業發展或歷史故事陸續訪談過他。幾次訪談發現，他的家族三代過往，與六龜過去的整個移民發展史息息相關、緊密扣連。他的祖父柯知，從中部山區遷徙到南部山區時期，差不多就是「北客南遷」移民潮時期。柯知因通曉原住民語言，在六龜任通事，是 1914 年「六龜里事件」關鍵人物之一。柯新武手上也留存許多過去的文書資料，包括柯家在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父親柯水生在日本公學校念書、在日本政府任巡查、通譯等證明，都保存得很完好。他曾表示自己很仔細的保存這些資料，是希望有一天能夠把所知道的故事繼續傳下去。

我們希望訪談柯新武理事長，以及柯家其他親族，透過他的口述，了解柯家三代的歷史，並梳理時間線，盡可能有系統的整理記錄起來。六龜是特別的地方，在不同時期容納了來自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山區的移民，他們的相會、並與當地原住民族群的相遇，共同編織了六龜的故事。柯家三代家族史，與許多在不同時期移民到此地的家族史一樣，成為六龜歷史拼圖的一角。這些珍貴的個人口述家族記憶，有許多片段可以與官方記載並陳比對，表裡映照，歷史就在我們身邊，顯得立體鮮活。

二、六龜發展背景與柯家及其親友家族關係

六龜是一是很特別的地方，除了本身就是多元族群的交會之地，也由各時期不同的移民移居過來，不斷交疊重組中，形塑著共同生活的樣貌。參考王鵬字主編《起家-六龜里老相片集 II》¹、王和安《日治時期南台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²，約略可看出六龜移民的輪廓，並可知與採樟事業息息相關。日本人有意識的鼓勵具有製腦技術的客家人移民到此、開採樟腦，隨著採樟業日盛，生活領域受侵擾的原住民族群與移民族群的矛盾日益激烈，日本政府著手「理蕃」。但同時也看見不同族群在此地遇合，除了衝突，也有交流、貿易、通婚、認養等各種關係往來，交織成錯縱的家族關係網絡。

¹ 王鵬字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

² 王和安，〈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本文訪談的柯家家族是顯著的例子。柯家父祖輩在日本政府擔任翻譯、警官，後代也進入六龜、桃源的公務系統擔任鄉長、鄉公所行政職、警職、醫生等，是當地有名的大家族。當初與他們結為姻親的 Ismahasan 家族，屬於布農族郡社群，是馬里山流域有影響力的家族，與茂林下三社群及當時走入山區的漢人皆有通婚。其他與柯家後代有婚嫁關係的，包含從北部南遷製腦的客家人、當時在六龜的平埔族群等，且這些家族後代與親友彼此也持續有或多或少的往來關聯。家族關係有如六龜多元族群社會的微型縮影。

以下分為「日本時代，六龜里事件前」、「日本時代，六龜里事件後」、「國民政府時期」三段來敘述六龜發展史背景下的柯家家族史。

日本時代，六龜里事件前-六龜早期移民與柯知開始南遷

現今的六龜區有 12 個里，從與茂林區接壤的大津，到沿著南橫公路往北深入的寶來。最早有人口移入記載是在 1736 年(清乾隆初年)，有來自福建、廣東移民至新威、六龜、新發、荖濃等地墾植。但有較大規模的人口移居，應該是在日本時代，由於林業開發，尤其樟腦事業移居而來。

1899 年(明治 32 年)，台灣樟腦實施專賣，各廳製腦事業逐漸發達，並計畫性實施樟樹造林工作，製腦業為日本帝國經濟政策上重要之產業發展事項，擁有採樟製腦技術的客家族群隨著樟腦事業發展往南遷移，六龜是其中之一。1903 年蕃薯寮廳製腦事業開始。1908 年後人口有明顯的增加³。

而早在這些移民來到六龜之前，大武壠平埔族群便居於此處，現今除了荖濃里明確為大武壠族人聚落之外，六龜各里如文武、興龍、寶來等地的部分聚落，也有平埔族群後裔散居。此外，往北是桃源區，布農族群居住地，分布於荖濃溪流域、馬里山流域；流域另一側是茂林區，魯凱下三社群居住地。日本時代的六龜似是位在帝國邊界、平地與山區交會前沿，這樣一個多元族群碰撞遇合之處。

柯新武的祖父柯知，1869 年(同治 8 年)出生，柯知的父親柯客來自「新竹廳苗栗三堡南庄」，約在現今的台中市大安、大甲一帶。約莫於 1890 年初期，柯知往南部山區遷徙，據說是沿著中央山脈，一路躲藏南遷，因當時在北部已經「得罪過日本人」。來到六龜山區後，他

³ 王和安，〈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2007 年，頁 107-110。

與當地馬里山流域的領袖家族 Ismahasan 家族通婚，依照 Ismahasan 家族口傳歷史，他們相遇地點馬里山一帶的居住地，靠近當時萬山部落領域。柯知因通曉原住民語言，為日本政府擔任通事，其兒女幼時皆有部落生活的經驗，女兒後來也嫁給馬里山社族人。直至 1914 年六龜里事件爆發，柯知被日本政府認定為煽動叛亂而遭逮捕處死。

六龜里事件與其年代相近的一系列山區民族抗日事件，發生在「理蕃五年」的後期，此後日本人統治山區手段有所改變，也是柯家的重大事件。

日本時代，六龜里事件之後-日本政府在當地統治手段的轉變與對柯家的影響

1909 年(明治 42 年)總督府頒布「理蕃五年」計畫，於 1910-1914 年著手進行。期間可以發現六龜的移民與隘勇線推進有密切相關，如槎仔腳移民地、排剪移民地、雁爾移民地、三合移民地、新興移民地、寶來移民地等建立，大多在荖濃溪河岸一帶，主要是當局為了開發「蕃地」與「防蕃」之故⁴，也顯示外來移民開採山林從淺山往深山推進，原漢衝突日益劇烈。

六龜里事件的前因，參考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總督府於「理蕃計畫」期間持續推行原住民繳納槍械，1914 年，六龜里支廳編成山地搜索隊推進至馬里山社、內本鹿社要求繳械，至此大抵完成施武郡群繳械計畫。而當地施武郡群(布農族群為主)對於槍械扣繳一事心懷不滿，在 1914 年 8 月 18 日起連續五日攻擊駐在所、民庄、腦寮，造成 27 人傷亡，被稱為「六龜里事件」。日本政府調查事件，認為是擔任通事的柯知煽動原住民族所為，指柯知以「日本與臺灣土匪陷入苦戰，六龜里將被土匪佔領，日本人將於秋季被逐出本島」說法邀集原住民族起事。⁵據官方記述，柯知於六龜里事件後被捕，1915 年 10 月 4 日被槍斃死亡。在《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卷》關於「六龜里事變」的記載中寫道：

通事多屬無賴之徒，有自清國時代即入山，也有日治後畏罪逃入原住民區者，長久以來，通事為原住民擾亂之禍源。當局曾發給補助金，令其下山，遷居六龜里庄，但因久居原住民區，幾與原住民相同，不堪平地擁擠居住環境，以各種藉口返回山中，歸藏原住民部落

⁴ 王鵬宇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頁 211。

⁵ 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2023 年，頁 25-28。

不再下山。彼輩著眼本身利益，教唆煽動無知原住民。⁶

從官方記載的角度，認為當時的通事久居深山，因地利或語言優勢，與各社原住民族交好，在部落形成一定影響力，卻不受統治者管束，對統治者而言有隱憂且忌憚。以施武郡群為主發動的所謂六龜里事件，也對其他山區部落造成影響，此事件前後也有警視廳密切留意附近山區，認為情勢不穩的記載。柯知在此事件中被認為是主要教唆者，後來的處置中顯示為將之槍殺。⁷但根據柯新武口述，認為祖父是被誣指教唆原住民族，並由日本人唆使當地隘勇斬殺。而根據 Ismahasan 家族長輩口述，柯知死後長子柯添發、次子柯水生(柯新武之父)兄弟等人，被日本人從原本居住的馬里山，帶往六龜念書，接受日本教育。嫁給 Ismahasan 家族的柯知長女柯娘，留在山上隨族人生活。

「理番」政策完成原住民繳交槍械後，隨之而來開始進行日本化教育、並鼓勵以狩獵採集為主的原住民族開始進行貿易、交換物資，統治手段更加細緻。

大正 3 (1914) 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於五年理蕃計畫落幕後，囑託丸井圭治郎對原住民治理進行研究並給予建議，丸井圭治郎提出《理蕃意見書》作為回應，而該意見書也成為後續的原住民治理政策基礎。丸井圭治郎在《理蕃意見書》中提出，應以「消滅蕃人、蕃地」作為往後理蕃的主要目的，「消滅」並不是利用武力對付原住民，而是在精神方面，以「同化、撫育」的手段將原住民改造為「純然的大和民族」，撫育的具體三大工作項目是教育、醫療、授產。

授產方面，丸井圭治郎特別強調，撫育在經濟上最終目標，是要將原住民從原本勇武的獵人，轉化為溫馴的農人。⁸

此時我們也看到，相較日本統治前期，「理蕃五年」期間與其後，移居六龜的人口漸增。第一代移民生活穩定，會接納來自原鄉新竹州的親屬配偶來此生活。人口移入的六龜漸漸發展，六龜里現今的老街上仍有日本時代遺留下的神社、學校、日警宿舍、交易所等遺跡。交易所洪網源商號六龜支店，即是旗山洪家於 1912 年創立，經營雜貨與蕃產交換，交易對象

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卷》，頁 84。

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卷》，頁 95。

⁸ 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頁 33。

包含周邊原住民族聚落、庄民與日人，並於 1914 年成立六龜里交易所，由洪網源負責人洪見濤取得「蕃產交換業者許可證」。除了林業開發的移民聚居已能形成頻繁商業活動，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理蕃」、「撫育」政策方針在此地作用的軌跡。

因為六龜里事變，原本對通事已經不信任的日本政府，開始培養更親日的通譯勢力。理蕃五年結束後，更要求日本警察學習原住民語言，制定教材甚至安排研習，要求山地警手皆要學習原住民語，以減低對於通事翻譯的依賴同時也重用有原漢血統的警察擔任山地巡查，以能夠「跋涉山地、意志堅強」者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巡查補林有美的出現展現出日本當局所培植的新興勢力，選用親近日本當局的當地原住民作為取代既有通事在部落中的影響力，並協助傳達政策。此外，日本當局亦透過要求派駐山地之警察學習原住民語，及鼓勵其與當地女子聯姻的方式，進一步拉近雙方的關係。由警察人員搭配以在地人所組成的「巡查補」，再加上隘勇警備線的強化，日本當局意圖透過上述行為，逐漸取代通事於部落中的勢力及影響。⁹

柯知的次子柯水生(柯新武之父)成長與生活經歷，即與此政策背景呼應。柯知死後，柯水生就讀六龜公學校，期間成績優異，畢業後擔任警手，我們從他保存至今的日本文書上看到，也多次通過布農語認證。此外，參與「大關山事件」、「小林事件」等山區民族抗日事件的巡察有功，獲得獎勵。

柯水生擔任警手、巡查、通譯期間，與楊玉秀結婚。楊家來自苗栗公館一帶，是典型因採樟製腦而「北客南遷」的家族。該家族也曾在馬里山落腳採樟，並也與馬里山流域的 Ismahasan 家族相識、交集，部分後代保有往來。我們訪談到楊玉秀同輩兄弟的後代，如今已在南橫公路的桃源區拉芙蘭里落腳生活，他們從祖父輩採樟，樟腦式微後轉經營雜貨店、養鹿、收購轉售農產、山產，到後來南橫公路開通後開啟當地觀光業發展，便經營民宿、加油站、便利商店，家傳五代的生活與事業，完全映照著六龜、桃源一帶荖濃河流域的山林發展史。

1945 年日本統治結束，國民政府初接手台灣時期，日本人撤出台灣，柯水生繼續在六龜、桃源一帶擔任警職，熟悉山林情況與各族語言，被任命為雅你鄉鄉長(即現今高雄市桃源

⁹ 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頁 36。

區)，四年後遭到刺殺身亡。他身後留下楊玉秀與多名兒女，楊玉秀為養家，開始在六龜街上開設「金山旅社」。

國民政府之後的六龜與柯氏家族親友

此時六龜林業也正經歷採樟產業沒落，逐步進入大伐木時代，不少來自外地的伐木工移入。六龜街區不大，卻有數家旅社、茶室、酒家，顯示了人口移入的盛況。楊玉秀也藉由經營旅社得以養大兒女。

與此同時，與柯家姻親關係密切的 Ismahasan 家族，因被日本人密集監視管理，以及「集團移住」政策，輾轉在馬里山流域、Kaumuku、那瑪夏等地間往返周折遷徙，受到耕地不足、疫病傳染之苦。國民政府後，他們意圖回到原居地馬里山居住，但原居地已成國有林班地，後代家族分散居於一集團、二集團部落，即是如今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沿著藤枝林道分布的二集團、寶山、藤枝等部落。柯知長女柯娘，布農族人稱之為 Niu-a，她的子女也在各地生活，有的在桃源區高中里、拉芙蘭里、梅山里，也有的在六龜，甚至台東等地。部分後代與柯家後代保有往來，但隨年代日久，不見得完全清楚彼此親屬關係。

柯知長子、柯水生的哥哥柯添發，繼承柯知田產，曾經有六龜高中一帶水田皆是柯家的盛況，兒女眾多，其中有不少培養成為醫師、公務員、警職等。長子柯順秋後來也擔任桃源鄉鄉長，柯家在六龜當地人眼中可說是有勢力的大家族。

柯知三子、柯水生的弟弟柯添財，後代則逐漸回到桃源區寶山里一帶居住，並與當地人結婚，生活方式更接近布農族人。部分後代在 98 年莫拉克颱風後遷居永久屋。

林業時代漸漸結束，六龜進入農業經營階段。平地曾因應政府推行大面積種植水稻，現大多消失，或改為蓮霧園、芒果園等。山地部分曾在民國 50-70 年代間大量種植經濟作物樹薯，隨樹薯沒落後改種果樹，後來因應政策造林。光復後六龜仍陸續有移民移入，不少來自苗栗、嘉義、南投、台南山區，通常因為在原生地家鄉沒有土地、生活不易，六龜山區土地廣且便宜，因此移入。¹⁰直至今日，六龜很大一部分產業結構仍是以農作為主。後來六龜面臨農村常有的人口外移、高齡化現象，98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當地產業，並使南橫公路封路超

¹⁰ 王鵬宇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頁 216-217。

過 10 年。過去街區上旅社、酒家林立的情況不在，戲院、銀行也關門。

柯新武在畢業後於六龜農會、鄉公所服務，期間他進行六龜茶、蓮霧、芒果等農產以及荖濃溪泛舟產業推廣，呼應了這段期間六龜產業以農業、觀光業為主的發展方向。至民國 94 年他在六龜鄉公所秘書職位上退休，此後投身社區公共事務至今。

表 1 柯家事件與六龜區域主要事件對照表¹¹

年代	柯家事件	六龜(及附近區域)主要事件
1869 年， 同治 8 年	柯知出生 (父親柯客來自新竹廳苗栗三堡南庄)	
1878 年， 明治 11 年	柯知妻子張氏阿年出生	
1895 年， 明治 28 年	● 柯知家族應於此不久後，從中部山區輾轉遷至南部山區 ● 柯知至六龜後擔任通事	● 日治時代開始 ● 此前台灣製腦業蓬勃已發展，北部先開發，漸及六龜、甲仙
1897 年， 明治 30 年		● 蕃薯寮撫墾署長與墩仔社發生衝突，發生開槍事件
1899 年， 明治 32 年		● 日本政府實施台灣樟腦專賣
1901 年， 明治 34 年	● 柯知長女柯娘出生(後嫁至馬里山 Ismahasan 家族)，柯知時年 32 歲，張阿年 23 歲。	
1903 年， 明治 36 年	● 柯知長子柯添發出生	● 蕃薯寮廳的官營製腦事業開始 ● 芒仔芒社內有巡查被射殺
1905 年， 明治 38 年	● 柯知次子柯水生出生	● 台灣採腦拓殖合資會社社於甲仙六龜等地 ● 內本鹿社、馬里山社襲擊蕃薯寮廳四

¹¹ 表格參考以下資料進行彙編：王鵬宇主編《六龜里老相片集 I》，2010 年、《起家-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王和安《日治時期南台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2007 年、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2023 年、慕玓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2023 年、柯家戶籍資料(魏柯秋霞、柯新武提供)、柯水生日本時代文書資料(柯新武提供)。

年代	柯家事件	六龜(及附近區域)主要事件
		社警察官吏派出所有死傷，寮廳祭出禁止交換、交易物資手段，此兩群原住民因缺物資求歸順。此前芒仔芒社已較不常起事
1906 年， 明治 39 年		● 甲仙埔瘧疾：1906-1908 年，明治 39-41 年間皆有官方描述疫情、並以金雞納治療瘧疾成效的紀錄。 ● 瘧疾與生番問題是造成樟腦事業人力損耗的主要原因
1907 年， 明治 40 年	● 柯知三子柯添財出生	
1909 年， 明治 42 年		● 日本政府頒布理蕃五年計畫(實施時間是 1910-1914 年，明治 43-47 年) ● 設置芒仔蕃務官吏駐在所(管轄範圍今茂林區域)，馬里山蕃務官吏駐在所(位於馬里山社，管轄範圍含馬里山社、內本鹿社)
1910 年， 明治 43 年		● 設立蕃薯寮公學校六龜分教場
1912 年， 明治 45 年	● 通事常代表深山部落至六龜前往交易物資。洪網源帳冊內皆有與柯知代馬里山社、內本鹿社交易紀錄	● 洪網源商店六龜支店在六龜創立，經營雜貨與蕃產交換。
1913 年， 大正 2 年		● 1 月 30 日設立馬里山教育所(後一度因六龜里事件關閉)
1914 年， 大正 3 年		● 六龜里交換所創立(由六龜洪網源商號支店負責人洪見濤取得蕃產交換業者許可證，為交換人)。 ● 六龜里支廳編成山地搜索隊推進至馬里山社、內本鹿社要求繳械，至此大

年代	柯家事件	六龜(及附近區域)主要事件
		抵完成施武郡群繳械計畫 ● 六龜里事件：施武郡群對繳械不滿發起襲警事件，自 8 月 18 日連續 5 日襲擊駐在所、庄民、腦寮，受害 27 人。
1915 年， 大正 4 年	● 柯家口述認為柯知被日本人誣指教唆原住民起事，日本人將之逮捕並使當地隘勇將之斬殺。	● 柯知時任馬里山通事。官方文書記載六龜里事件為柯知煽動，逮捕通事柯知、林乞食。10 月 4 日將柯知射殺身亡，時年 46 歲。
1916 年， 大正 5 年	● 柯知次子柯水生妻楊玉秀出生	● 官方持續有美瓏、巴里山一帶腦寮遇襲、腦丁遭原住民割首、搜索對與隘勇遇襲、警備隊還擊等紀錄，顯示當時山區衝突迭起並不平靜
1917 年， 大正 6 年		● 土壠灣發電所竣工並運轉
1919 年， 大正 8 年	● 據戶籍資料，柯家戶長於此年從柯知改為長子柯添發，緣由為「前戶主失蹤」。	
1920 年， 大正 9 年		● 總督府實施街庄制度，重新劃分六龜庄，隸屬屏東郡，洪網源負責人洪晃濤被任命為六龜庄長
1922 年， 大正 11 年	● 柯知妻子張氏阿年去世，年 44 歲。 ● 柯知長子柯添發時年 19 歲，娶曾金娘為妻，曾金娘為來自新發里平埔族群。 ● 柯知次子柯水生時年 17 歲，於六龜公學校念書，為第二學年	● 9 月 11 日設置馬里山甲種兒童教育所 ● 日本政府興建 Kauamuku 部落(約為 1922-1923 年間)，將馬里山溪東岸的所有住民集中，以便監督管理，與柯家有關的 Ismahasan 家族為最先入住的 20 戶，後有不同家族遷入。目前留有石板家屋遺跡。
1924 年， 大正 13 年		● 日本政府闢建內本鹿古道，其路線 從高雄六龜到達臺東桃源(1931 年又建立

年代	柯家事件	六龜(及附近區域)主要事件
		關山越嶺警備線，路線從臺東關山至高雄六龜，範圍從拉庫拉溪至荖濃溪，完全監視這個區域的原住民，特別是布農族群)
1926 年， 大正 15 年 /昭和 1 年	● 柯水生於 3 月 22 日從台灣公立公學校修業六年畢業，12 月 5 日擔任高雄州警手，時年 21 歲 ● 柯添財與潘涼桃結婚，時年 19 歲	● 六龜三大腦館之一蘭記腦館由劉明檢創立，劉來自新竹州，在日本人許可下從事管理腦丁與樟腦開採 ● 隨樟腦產業式微與「蕃害」穩定，六龜山林整編為京都帝國大學的附屬演習林，山林開發史步入另一階段
1927 年， 昭和 2 年	● 柯水生任警手，此後也擔任巡查、通譯工作。	● 六龜隧道開始開鑿
1928 年， 昭和 3 年		● 帝國大學附屬演習林開始金雞納栽培試驗
1931 年， 昭和 6 年	● 柯水生與楊玉秀結婚，時年 26 歲，楊玉秀 15 歲。楊玉秀家族來自新竹州，為南遷採樟腦丁。	
1932 年， 昭和 7 年	● Ismahasan 家族口傳史，稱該家族與 Lamatasinsin 交情密切，事發前家族領袖受日本人請託，前往拜訪 Lamatasinsin 招安，柯水生以日本警察身分隨行。	● 9 月 19 日大關山事件：派駐在高雄州大關山駐在所的三位日本警察在外出檢修電話線時，受到了埋伏在附近的布農人攻擊，造成兩死一傷。日本在歷時三個月的調查之後，認為 Lamatasinsin 兩個兒子等人為兇手
1933 年， 昭和 8 年	● 柯水生擔任巡查，因參與大關山事件「加害蕃人搜索及警戒行動」獲獎金。	
1936 年， 昭和 11 年	● 柯知長女柯娘去世，時年 35 歲	
1937 年，	● 柯水生次子柯新武出生	● 7 月 7 日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厲行皇民

年代	柯家事件	六龜(及附近區域)主要事件
昭和 12 年		化運動 ● 六龜隧道 1-5 座陸續開通・落成典禮
1938 年・ 昭和 13 年	● 柯水生因參與江保成事件/小林抗日事件搜查獲獎金	
1945 年・ 民國 34 年		● 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台灣 ● 原「雅你社」(ガニ社 Ngani)/雁爾社改為雅爾鄉(今高雄市桃源區) ● 六龜庄改六龜鄉(今高雄市六龜區)
1946 年・ 民國 35 年	● 高雄縣政府/臺灣省高雄州接管委員會派任柯水生「代理旗山區雅你鄉鄉長」, 1 月 20 日又由高雄縣政府旗山區署派令「代理高雄縣政府旗山區桃花鄉鄉長」。 ● 同時擔任戶口清查組組長、高雄縣警察局警員、調陞六等警長、受聘高雄縣警政協會保安委員等工作	
1947 年・ 民國 36 年	● 柯水生「因二二八事變中盡忠職守除暴安良領導高山民眾維持治安」, 記大功一次 ● 同年至次年 1948 年, 仍持續擔任警職、雅你鄉長等工作	● 二二八事件
1949 年・ 民國 38 年	● 柯水生遭暗殺逝世, 年 45 歲	● 金雞納事業部份劃歸高雄山林管理所設立試驗中心。
1956 年	● 柯添發長子柯順秋擔任桃源鄉首任民選鄉長	● 雅爾鄉改名桃源鄉
1950-1960 年 民國 40-50 年		● 六龜由林業為主漸漸轉農業為主民國 40 年後桃竹苗北部人士因樟腦移民民國 50 後嘉義縣人士遷入賣來竹林、新開等山區種植梅李等果樹。

年代	柯家事件	六龜(及附近區域)主要事件
		● 1952 年六龜戲院由鍾玉妹登記成立，此後相館、戲院陸續成立 ● 1959 年八七水災，荖濃溪暴漲，多人因撈取已伐未運木材溺死 ● 1961 年原日警宿舍池田屋由高雄客運承租作為轉運站
1961 年， 民國 50 年	● 柯知長子柯添發女兒柯秋霞與魏藤和結婚，嫁至寶來。	
1962 年， 民國 51 年	● 柯新武與黃旦在六龜家中結婚，即位於楊玉秀所經營金山旅社旁。	● 六龜國小龍興分班成立 ● 六龜街頭鋪設柏油路面。 ● 六龜吊橋因萬達颱風倒塌。
1970-1980 年 民國 60-70 年	● 柯新武在此前後在六龜服務，前後擔任農會總幹事、鄉公所職務，期間推廣茶、蓮霧、芒果等農產以及泛舟觀光產業。	● 平地推廣水稻、香蕉、甘蔗種植，山地種植樹薯，樹薯沒落後造林 ● 1971 年南橫公路全線通車
1978 年， 民國 67 年	● 柯添發去世，時年 73 歲	
1990 年 民國 80 年後	● 2005 年柯新武以鄉公所秘書身分退休，投入社區工作至今。期間設置六龜區第一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 1990 年六龜相館、戲院陸續結束營業 ● 2009 年遭遇莫拉克颱風，影響南橫通車與地方產業 ● 2010 年縣市合併，六龜鄉改六龜區

三、柯家三代口述史訪談（兼及其親族）

根據上述，我們可以看見柯家家族史及其親族之間的遇合，能夠與六龜、桃源一帶發展史相互映照。他們後代所口述的家族故事，也能與我們看見的文獻記載、論文內容相呼應。我們將敘述他們口傳的家族故事。以柯知為第一代，柯知子女為第二代，柯知孫輩為第三代。並兼及敘述他們的親族，如 Ismahasan 家族、楊玉秀家族。故事將分為以下幾個段落：

- **柯知與馬里山流域 Ismahasan 家族：**從柯知南遷與馬里山流域 Ismahasan 家族的遇合開始敘述。其長女**柯娘**(布農族人稱 Niu-a)亦嫁給該家族，所生後代以布農族人身分在桃

源一帶生活。

- **柯知次子柯水生及柯新武**：柯新武為此次訪談主要對象、開啟本文家族口述史的主人公。這部分敘述柯知死後，柯水生擔任警職、鄉長的故事。與其妻楊玉秀家族的口述故事。
- **柯知長子柯添發、三子柯添財及其後代**：長子柯添發繼承田產，後來的子孫多為六龜區域擔任公職、警職等。三子後代回到寶山生活，資訊較少。在此段一併敘述。

下圖(圖 1)為柯家家族及其親族關係，包含 Ismahasan 家族、楊玉秀家，可以看到彼此關聯錯綜。標註★號者為本文中的受訪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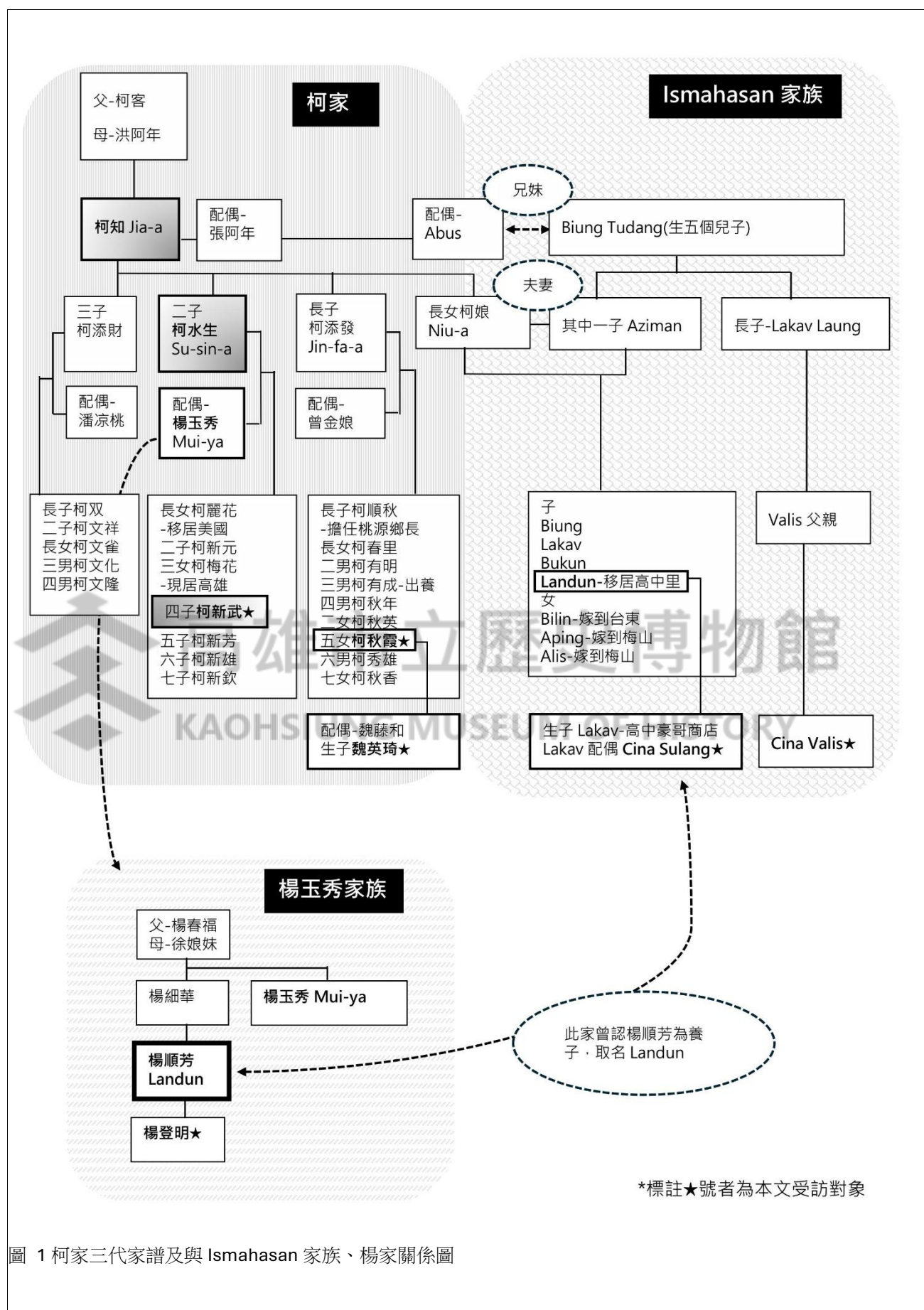


圖 1 柯家三代家譜及與 Ismahasan 家族、楊家關係圖

表 2 本文受訪對象

訪談對象	說明	訪談時間
柯新武	柯知次子柯水生之子	2025/3/29、4/12、 4/26、8/22、12/9
Cina Valis	Ismahasan 家族後代中現存最年長者(已於今年八月逝世)，對於柯家與 Ismahasan 家族親屬關係十分清楚，熟知柯娘後代	2025/5/2
張鄭連妹	與柯水生妻子楊玉秀同時期，於六龜街區經營旅社、酒家	2025/7/2
Cina Sulang	桃源區高中里豪哥商店老闆，柯娘其中一子的媳婦	2025/10/7
魏柯秋霞& 魏英琦母子	柯知長子柯添發後代	2025/10/23
楊登明	桃源區拉芙蘭里經營加油站，柯水生妻子楊玉秀同一家族後代	2025/10/25

上表(表 2)為本文受訪對象，下面整理的家族口述史內容說明，以表 2 受訪對象的口述內容為主。

柯知部分，因年代久遠，所能留下的記述不多，我們以「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內的官方紀錄，對照口述內容來敘述。受訪者之一 Cina Valis¹²是 Ismahasan 家族現今最年長者，且她為與柯家有聯姻關係的親屬後代。她對於兩家往事有所了解，並十分熟悉柯娘後代的情況。很遺憾第一次訪談後準備再訪前，她因意外逝世。但從慕雅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¹³中發現，文內含有不少 Cina Valis 的口述與其胞弟陳清榮先生記錄家族史的手稿，提到 Ismahasan 家族從台東遷徙到馬里山流域的情形，並談及柯知、水生等，可稍微彌補訪談不足，十分感謝這份史料。

柯水生這一輩，由於柯水生過世時兒女年紀尚幼，很多事情並不瞭解。柯水生的哥哥柯

¹² Cina 為布農族女性長輩稱呼，如媽媽、姑姑、阿姨等。Valis 為其名，民國 26 年生，是現在寶山 Ismahasan 家族年紀最長的長輩。訪談中我們稱她為 Cina Valis，本文也皆以此稱呼。

¹³ 慕雅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2023 年。

添發與其子柯順秋為長房一系，對於家族過往所知較多，可惜皆已不在。我們經由柯添發小女兒魏柯秋霞及其子魏英琦的訪談，與柯新武的口述參照，可以約略了解這一輩的故事，以及各自後代的現況。同時也參照了柯新武所保留的柯水生自日本時代到民國時代留下的文書資料，包含在校時的獎狀、畢業證書，擔任警手、巡查的任命書、獎狀，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命令等。也透過柯新武、魏柯秋霞與魏英琦的協助，至戶政事務所取得戶籍謄本資料，比對戶籍資料以了解更多線索。

柯新武母親楊玉秀部分，其同家族後代在桃源區拉芙蘭里落腳。該家族受訪者楊登明對於楊玉秀並不知情，但透過戶籍資料比對確實為同一家人，楊玉秀應為楊登明姑婆。雖然不知道這位姑婆，但楊登明對於家族從苗栗遷徙到南部山區製腦的歷史有所了解，也知道父祖輩南遷落腳第一站就是 Ismahasan 家族所在的馬里山。經由他的口述，讓柯家親族的故事更加立體豐富。

(一)柯知與馬里山流域 Ismahasan 家族

從戶籍資料來看，柯知生於 1669 年(清同治 4 年)，其父柯客，來自新竹廳苗栗三堡南庄。柯新武一直以為家族來自苗栗，是客家人，曾至苗栗南庄探聽過柯家訊息未果。但比對資料，日本時代的苗栗三堡應是在今日的台中市大甲、大安區一帶¹⁴。家族中的說法，柯知過去是因為抗日，或在北部捲入某些事件得罪日本人，沿著中央山脈一路躲藏南下。與位於馬里山的布農族群相遇，娶「頭目的女兒」，後來生女也嫁給該部落的人。他通曉日語、原住民語，擔任通事，當時原住民族居住在深山，將物資從山中帶到六龜街上的交易所交易，皆是由柯知處理。後來遭日本人斬殺，是因為在北部時期事發，傳到南部來為日本人所知。

與馬里山流域 Ismahasna 家族的姻親關係

他(柯新武堂兄柯順秋，柯知長子柯添發之子)是說，怎麼走到這邊的，就是偷走(偷跑)就對了啦！我阿公在北部那裡抗日……就沿著山脈走，到馬里山哪，所以說一直走、走、到南部來。那時候高山(指原住民)會殺人嘛，邊走邊躲藏，才遇到那個高山嘛，才會娶那個(原住民太太)。

¹⁴ 日本時代的苗栗三堡南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A%84_\(%E8%87%BA%E4%B8%AD%E5%B8%8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A%84_(%E8%87%BA%E4%B8%AD%E5%B8%82))

我阿公就來到這裡住久就會番仔話，做翻譯，阿公開始做翻譯。那陣高山會創人嘛，我們知道說我們老爸為了生活，甘願阿姊嫁給高山。這樣才能夠生存。嫁給高山那個姑姑，我細漢有印象，嫁給頭目，才可以生存，歸順……¹⁵

但柯知的故事詳情無法更清楚。透過打聽得知，柯知所通婚的所謂「原住民頭目」，是當在馬里山流域具有影響力的大家族 Ismahasan 家族¹⁶。該家族對於與柯家的相遇有更多口傳故事留存下來，訪談該家族長者 Cina Valis 時，她很高興說「那就是我的親戚呀！」¹⁷表現出親近之感，並述說她從族中長輩聽來的故事。

他們(指柯知一行人)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捏……好像是台南的那邊來，在山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後來就到那個 kaua muku。他們要到山上去(做砍樹的動作)，做那個油啊……樟腦油。

那個叫 Jia(指柯知)，我爸爸給我講故事的時候，那個阿公叫 Jia，我記得。¹⁸

她口述中的 Kauamuku，是指 Ismahasan 家族曾居住過的舊部落，她在該部落居住到兩三歲時離開¹⁹柯知是她曾祖父一輩人，她的祖父的其中一位妹妹名叫 Abus，即是嫁給柯知的那位女性。關於柯知為何來到此處，她表示不清楚，猜測是當時為採樟而來，但無法確認。但她明確說出族人稱呼柯知為「Jia」，是從柯知「知仔」以布農語音發音而來。柯家許多人雖未取布農族名字，但族人皆以布農語發音他們的名字來稱呼他們(如下列表 3)。

¹⁵ 柯新武口述，2025 年 8 月 22 日訪談於六龜自宅，詳如附錄。

¹⁶ 屬於布農族郡社群，日本時代以前從台東利稻來稻馬里山流域，因日本時期「集團移住」政策居住於 Kauamuku、馬里山、甚至曾輾轉至那瑪夏等地，目前後代居住於桃源區寶山里為主，也有不少移居至六龜。

¹⁷ Cina Valis 曾祖父的妹妹 Abus 與柯知結婚，祖父其中一子(Valis 的叔叔)Aziman 與柯娘結婚。

¹⁸ Cina Valis 口述，2025 年 5 月 2 日訪談於六龜自宅，詳如附錄。

¹⁹ Cina Valis 的曾祖父 Biyung Tudang 帶領家從台東利稻翻山來到此處，經歷輾轉遷徙，選擇在馬里山流域落腳。後來因日本政府「集團移住」政策，對深山地區原住民族的監視管控，將該家族遷往 Kauamuku 建立部落，Kauamuku 對面即為馬里山駐在所。但比對其他 Ismahasan 家族口傳史料，Kauamuku 建立時間在 1922 年後，柯知是在此前與該家族相遇，所以相遇地點可能是在該家族遷居 kauamuku 前的馬里山一帶舊居地，靠近當時萬山部落領域。此或為記憶有誤或口誤。

表 3 人名稱呼對照表

姓名	布農語稱呼
柯知	Jia(知丫)
柯知長女柯娘	Niu-a(娘丫)、A-niu(阿娘)
柯知長子柯添發	Jin-fa-a(添發丫)
柯知次子柯水生	Su-sin-a(水生丫)
柯水生太太楊玉秀	Mui-ya(妹丫)

在《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一文中引述該家族口傳說法，則結合當時社會背景有更具體的描述：

Auni(萬山部落女子) 被娶回 Taungku 後，B.T (Biyung Tudang)²⁰再搬到下方平坦處居住，已經很放心的再往南居住，沒多久已有漢人相仔前往販賣物品、火藥、日用品等，並娶了 B.T 的妹妹 Savi。但 Savi 沒生，相仔再娶 S 的妹妹 la-ngus，另一漢人知仔也前來，並娶 B.T 最小的妹妹 Abus，知仔為抗日份子柯鐵虎之子，來到馬里山地時改名叫智仔，其先被日方封為通諜，並帶來種植鴉片方法，常吸食，整日在家要出去都叫人抬著，很多人不服氣，但該區經濟全掌握在其手中（官方供銷部）。²¹

原文描述 Ismahasan 家族輾轉遷徙後，透過與魯凱下三社之一萬山部落聯姻，能夠和平居住於馬里山流域，後漸漸成為那一帶的領袖家族，具有分配土地等權利。家族也不斷透過聯姻等方式平衡族群雜處之間的關係，後來與萬山部落仍持續有通婚，來到此地的漢人也與該家族通婚。文中指出「上述訪談紀錄中，也具體紀錄了不同族群的通婚已屬常態，且社會關係形成一種相互依賴與牽連的網絡中，這對於當時的家族的領導者來說，處理族裡的事務需要很大的智慧，若分寸拿捏不當，很容易引發同族和異族間的衝突流血事件，日方也看準 Biung Tudang 在馬里山的領導地位，便積極拉攏他和授與他管理馬里山族群事務」。

這段口述史所敘述的柯知被日方通牒，與柯新武說祖父時在北部已得罪日本政府而「偷走」到南部符合。此外，也符合柯知當時擔任內本鹿社、馬里山社通事角色，除了充當翻

²⁰ 此為 Cina Valis 的曾祖父。

²¹ 慕雅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頁 64-65。

譯，通事也代理住在深山的族人下山採購、交易，從六龜交易所洪網源所留下帳冊也可見柯知代馬里山社、內本鹿社交易的紀錄。²²這也呼應日本對於通事「有自清國時代即入山，也有日治後畏罪逃入原住民區者，長久以來，通事為原住民擾亂之禍源。當局曾發給補助金，令其下山……但因久居原住民區，幾與原住民相同……以各種藉口返回山中，歸藏原住民部落不再下山。」等形容。

至於「柯鐵虎之子」則為訛傳。六龜一直有流傳柯家為柯鐵虎後代，甚至柯家部分後人也信以為真，但比較出生年代與戶籍地點，柯知與柯鐵虎並無關連。從 Ismahasan 家族口傳歷史中也可發現謠言由來已久。

這份口述表示柯知在山中種植、吸食鴉片，為族人所不喜，是因來到馬里山流域生活而與家族通婚。但與其親屬關係親近的 Cina Valis 談起來則表現出另一種溫情的面貌：

老人家說(柯知)，很聰明的一個人，又那麼帥，又那麼健康，所以我的那個阿公說，你愛我的小姐啊，可以啊，後來就是答應了。結婚後感情很好，他都不會回家了(指柯知另在平地有家)。

很奇怪，他那邊的小姐(指柯知女兒柯娘)，也是愛上我那個……嫁給我們這邊的內。那個就是我爸爸的叔叔，很帥，又很高。那個小姐，叫 A-niu，我們原住民就是說叫 Niu-a(娘丫)。

本來是，還不會結婚喔，因為第二代，太親近了，ma samu²³。雖然說阿媽說 ma samu，但是阿公說，因為他們是平地人，第二代就是沒有關係。

Cina Valis 的敘述中，不同於在大環境背景下各族群之間以聯姻維持微妙平衡的政治因素，賦予自己親族中人的婚姻溫情的敘事。在她口中，其他家族對於柯知的評價是認為「對人很兇」，但他與自己家族關係很好，長輩評價多為正面。包含柯知與 Abus 相愛結婚，柯知女兒柯娘嫁給 Abus 兄弟之子 Aziman 的婚姻，也具有浪漫色彩。

²² 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頁 56。

²³ Ma samu, samu 直譯為禁忌，或應遵守的規範/不應為之事。ma samu 指觸犯禁忌，此處是指布農族婚姻禁忌中，有不得與同氏族、親族通婚的規範，若觸犯禁忌會導致家族厄運。

這部分在柯娘後代的敘事也有所呼應。居住於高中里的 Cina Sulang，為柯娘最小兒子 Landun 的媳婦，她這樣敘述公公所說的，父親 Azimam 與母親柯娘的婚姻：

我公公講的故事就是說他們也是相愛，認識、相愛，女方一家人不太喜歡給原住民。因為以前的原住民看起來很恐怖啊.....然後他們相愛就把老婆帶到馬里山的地方藏起來就找不到，以前時代都用走的，深山裡找不到啊。有孩子就出來啦，可以看人了啦，可以回娘家啦！

指雙方是相愛而在一起，男方將女方藏入深山，直至懷孕後才出來，雙方家族默認此婚事。

柯娘與 Aziman 共生 4 子 3 女，柯娘於 35 歲即逝世。



圖 2 Cina Valis 於六龜自宅中受訪

（郭雅倫攝於 2025/05/02）



圖 3Cina Valis 的祖父 Lakav Laung

（照片提供：Cina Valis，郭雅倫翻攝於 2025/05/02）

24

柯知與六龜里事件的關係

柯知後來涉入六龜里事件死亡，Ismahasan 家族口傳故事裡並未提及，也不知柯知死因。與該家族關係親近的文史工作者也提醒我們，官方紀錄的「六龜里事件」並不存在於布

²⁴ Cina Valis 祖父 Lakav Laung 為日本時代 Ismahasan 家族領袖。他的姑姑與柯知結婚，他的其中一子與柯娘結婚。

農族人口述中。當時對日本政府的反抗應該是一連串的行動，多重原因觸發，從布農族群史觀而言並非以單一事件來標誌。

目前僅就官方紀錄得知，1914 年六龜里事件，當地施武郡群因對於日本政府繳納槍械政策不滿，二度襲擊六龜支廳上寶來駐在所並殺傷員警，並於 8 月 18 日起連續 5 日發動襲擊包含腦寮、土壠灣發電廠工地等地，27 人遭斬首。日本政府調查後認為是柯知煽動內本鹿社所為，將之逮捕。事件調查並寫道：

甲仙埔一帶之土匪在本年七月間似與原住民互通聲氣，調查其經緯，發現匪徒可能透過遷入寶來移民與美瓏社、嗎哩散社(馬里山社)等原住民取得連絡。熟悉六龜里之通事柯知似難脫關係，支廳長經常注意此人言行。最近有謠言流傳原住民區，謂日本人與臺灣人開戰後敗北，將於近日內離開臺灣。柯知通事近來頻頻將財務搬入嗎哩散，散布謠言煽動原住民，而可能將先前由政府發給支大部分繳槍代金飽入私囊。²⁵

另有柯知被捕紀錄：

前為便操控原住民，曾對施武郡原住民通事等發給補助款，令其下山遷居六龜庄，但家屬已返回山中，僅留通事。土匪事件後三合溪遇襲前二十日，陳細細、鄭森、莊元三人藉口料理家務及視察原住民情勢入山，迄未出山。目前居住六龜里之通事為柯知、林蓋、張爵、陳乞食、陳木花、陳瑞居六人。另有支廳長所最信任之通事張富祥，現留守中心崙駐在所。據報，柯知被逮捕後原住民極為悲傷，宣稱嗎哩散社原住民將不再出草，懇求密探援救柯知，設法使其不備殺害。²⁶

在柯家戶籍謄本中，柯知於 1915 年(大正 4 年)曾有收養一女柯マノサン氏ランウツ(時年 12 歲，數年後夭折)，此女生父生母皆登記為馬里山社族人，不知是否與此時山區間的異動有關。這些記錄可見當時山區情勢多變，統治權力尚未完全深入掌控，也可見柯知等通事與社內關係密切卻不完全受統治者約束，亦使日本政府忌憚。

²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卷》，頁 86

²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卷》，頁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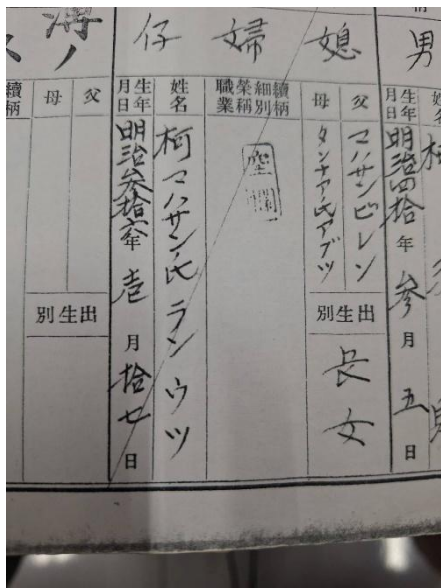


圖 4 柯家戶籍謄本顯示柯知家曾在六龜里事件後認養來自馬里山社女童

（資料提供：柯新武）

通事柯知與內本鹿社通事林乞食共同教唆及煽動原住民，擾亂施武郡群一帶原住民民情，而柯犯為元凶，被拘禁六龜支廳。十月四日下午三時被帶出房外至溪畔清洗便器，突然拾起流木抵抗看守員，遂予射殺。²⁷

關於柯知死亡，是在事件隔年十月遭射殺。此紀錄與柯家口傳說法有出入。據柯新武從大伯柯添發、柯添發之子堂兄柯順秋那邊所瞭解的說法，是由當地隘勇斬殺。柯新武表示：

日本人要利用伊(柯知)內！日本人愛利用伊，利用他來高山、山頂。當初走路(跑路)當中，資訊不是太發達，北部是怎樣哪會知道，日本人完全不知道。

所以北部一定發生什麼代誌我阿公才給人创……頂頭创的。就是說在北部走路的(原因)已經(傳)到南部，消息有跟日本人說。

我阿公給日本人创死是確實的代誌嘛，创了之後才撿骨做風水，風水也做在六龜。是斬在操練場那邊。林 XX 你知道嗎？砍的是林 XX 的阿公，在日本時代做隘勇，我聽到是這樣。那時日本人對他也不錯，所以就叫他创的。

²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三卷》，頁 95。

柯家認為柯知是被誣指教唆原住民族抗日，實則真正被殺的原因是過去在北部遭日本通牒的原因已傳至南部，事發後「上面的人」要殺他。並明確指出斬殺者為當時隘勇(其後代皆在六龜彼此相識，故先隱去姓名)，斬殺地點也明確指出當時的操練場，即今日六龜里神農宮一帶。

六龜里事件後的柯家

六龜里事件之後，柯知身亡，當時長女時年 14 歲，兒子柯添發、柯水生等人 13 歲、11 歲，都很年幼。柯添發等兄弟有一段時間在馬里山與大姊柯娘一起生活，後來由日本人帶下山去念書，接受日本教育。

柯娘留居在馬里山，戶籍資料顯示在 35 歲時亡故(1936 年，昭和 11 年)。她與 Aziman 所生 4 子 3 女，4 子分別是 Biyung、Lakav、Bukun、Landun，3 女分別是 Bilin、Aping、Alis，皆是過著布農族人生活。婚嫁於桃源區南橫一帶與寶山里一帶，也有遠至台東等地者。其子女在國民政府時期登記身分時無法登記為原住民，「因為媽媽是平地人」，但很明確他們是以布農族人身分、方式生活。

(二)柯知次子柯水生及柯新武

柯知死後，柯添發、柯水生、柯添財在六龜生活，於「六龜公學校」念書，受日本教育。柯知留有的田產為長房柯添發繼承。就柯新武的說法，柯水生則十分努力，在校成績優異，畢業後從工友做起，後來當上警察，表現良好，一路受到提拔，也因此在日本戰敗、光復之後被任命為鄉長。我們從保存至今的柯水生文書資料來看，確實他在校期間每年都獲得獎狀，擔任警手、巡查時也都屢次獲得獎勵。

1945 年「光復」後，他於 1946 年擔任雅你鄉鄉長，1949 年便遭刺殺，驟然離去。遭刺殺原因說法不一，大多指向擔任日本警察期間與原住民族結怨。我們看見柯水生生平，以原住民身分受日本教育，擔任日本警察為日本政府管理山區，甚至參與多起叛亂/抗日事件巡查、抓捕行動，到國民政府時期當上鄉長後為族人暗殺，他的經歷反映時代背景下，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籍警察的一種典型。

柯水生遇刺後，妻子楊玉秀才 33 歲，柯新武 11 歲。楊玉秀開始經營金山旅社，辛苦撫養兒女長大。

柯水生擔任日本警察期間-光復前

柯知在戶籍登記的妻子名為張阿年，其父為張阿娼，應該與在馬里山所娶的布農族女性 Abus 非同一人。柯家兄弟各自生母為誰，無法確知，從 Ismahasan 家族口傳故事中，也有說柯水生母親為 Abus，但也有說柯水生為平地人妻子所生。張阿年至 1922 年去世(大正 11 年)，也才 44 歲，當時柯家兄弟都未滿 20 歲，便已幾乎是獨立生活。

從柯新武保留的文書資料顯示，柯水生在校成績優異，每年都獲得「賞狀」。1926 年於 3 月 22 日「臺灣公立高雄州六龜公學校畢業」修業滿六年畢業，12 月 15 日即擔任高雄州警手。隨後有多張任命書顯示他從警手到巡查、翻譯等職位，亦有多次通過布農語考試的合格證書。這與前文提到，自從 1914 年「理蕃五年」結束後，日本政府改變山區治理政策、降低對通事依賴，要求日本警察學習原住民語言，制定教材甚至安排研習的背景相呼應。除此之外，也重用有原漢血統的警察擔任山地巡查，以能夠「跋涉山地、意志堅強」者為主。柯水生本身在馬里山社長大，無論是以能說原住民語言或對山區的了解，應都正是日本政府當時所需要的警察人才。

擔任警職期間，也多次獲得獎勵金，包含「參與大關山事件「加害蕃人搜索及警戒行動」、「參與江保成事件/小林抗日事件搜查」等，也有多張表彰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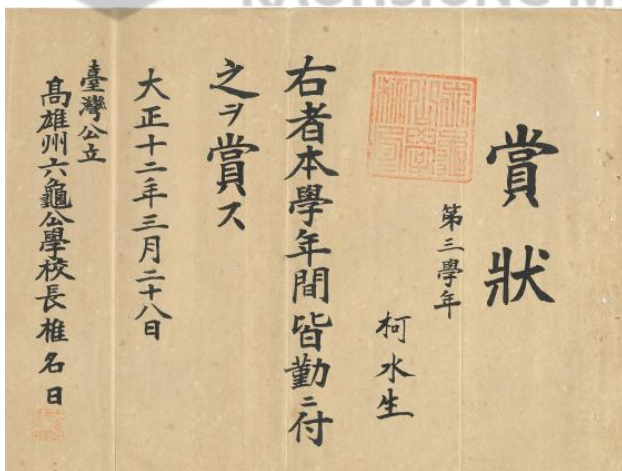


圖 5 柯水生在校時獲獎狀

(資料提供：柯新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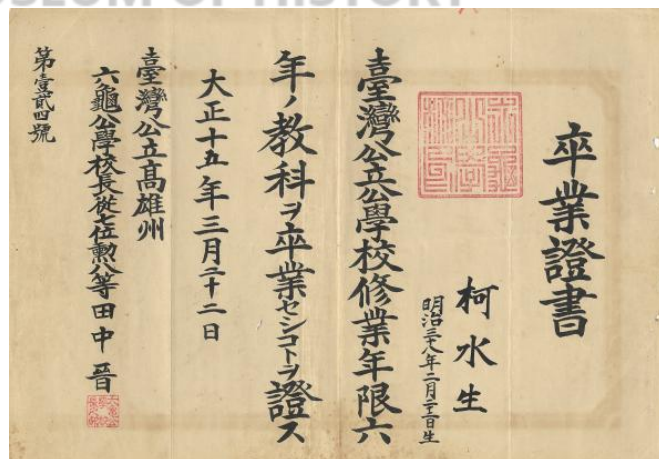


圖 6 柯水生於六龜公學校畢業證書

(資料提供：柯新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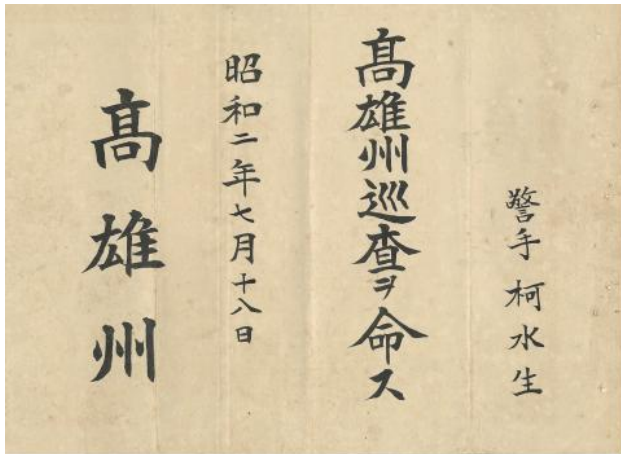


圖 7 柯水生畢業後擔任警手

（資料提供：柯新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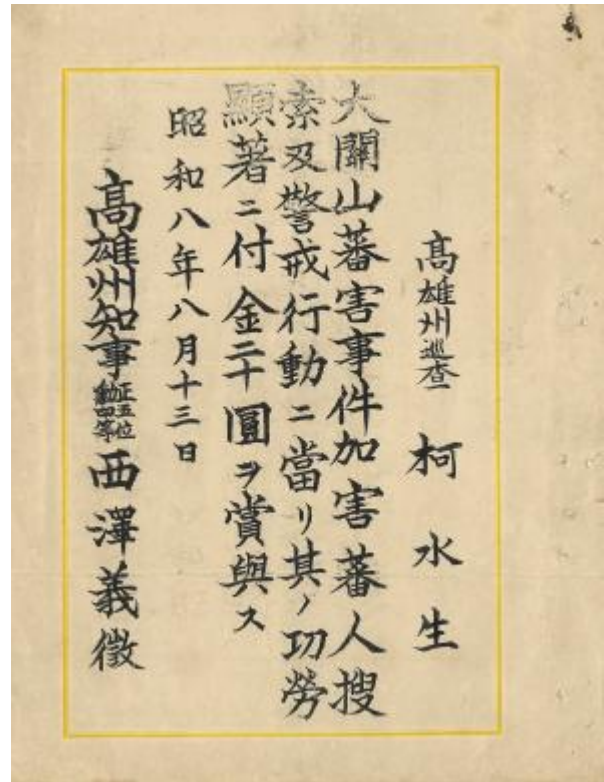


圖 8 柯水生參與大關山事件搜索有功獲得獎金

（資料提供：柯新武）

在 Ismahasan 家族口傳故事中有一段紀錄，說柯水生曾以警手身分，與 Ismahasan 家族成員前往拜訪大關山事件的關鍵人物拉馬達星星²⁸，希望說服他離開深山搬遷到日本統治者可以監視管理處。時間點即在大關山事件發生前。

據家族資料紀錄，拉馬達星星在六十多歲時，當時的 Lakav Laung²⁹ 也已年事已高，日方還是常請託 Biung Tudang 家族的人去跟拉馬達星星協商，陳清榮長輩的手稿這樣形容當時會面的情況：

水生，Biung Taugus³⁰ 貴順等六人，前往伊加之番拜訪拉馬達星星。水生在快要到達拉馬

²⁸ Lamatasinsin。大關山事件發生於 1932 年 9 月 19 日，事件的經過是派駐在高雄州大關山駐在所的三位日本警察在外出檢修電話線時，受到了埋伏在附近的「凶蕃」布農人的攻擊，造成兩死一重傷。日本調查之後認定 Lamatasinsin 的兩個兒子等人為兇手。但 Lamatasinsin 家族是否直接參與大關山事件，後代說法不一。

²⁹ 當時馬里山 Ismahasan 家族的領袖，Cina Valis 的直系祖父。

³⁰ Lakav laung 之子

達星星家時，將懷中的手槍裝上子彈，並跟 Biung Taugus 說要是拉馬達星星有所舉動，一定要保護他。到達後，閒聊之間，拉馬達星星眼神始終釘著林貴順，讓順仔渾身不斷的顫抖，直冒冷汗。拉馬達星星輕聲的向 Biung Ta-ngus 說：na uta siani ma sanglava suahan 這位應該是平地人，他的小腳是綠的，Biung Taugus 心中涼了一下，萬一無法阻止拉馬達星星攻擊水生或順仔，我看要不要出手幹掉他呢？順仔緊張到呼吸不順暢，藉故要出去透透氣。拉馬達星星順勢站起來說，你們可以回去了，我會考慮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不再殺人（出草），我會擇期搬到馬里山。³¹

這段敘述，可以看見柯水生除了是日本警察，也是與 Ismahasan 家族關係密切之人。在他的警職生涯中，多次面臨執行日本政府命令管理山區住民、搜捕、巡查等情形，其內心是否有身分認同與如何拿捏行事分寸的考量？我們不得而知。只能說在當時歷史背景與生存環境的交會擠迫間，他的多重身分也體現於他在不同人群眼中的多種面貌。

在六龜一帶老一輩人對柯水生有「蓋歹」的印象，認為他很兇，以強硬嚴厲手段執行日本政府的命令、管理原住民。也正是如此與原住民族人結怨，甚至後來遇刺身亡。而在與之血緣親近的 Cina Valis 眼中，則有更以家人角度來理解柯水生外在形象的說法：

其實不是……他本人也不希望他是這樣的人啊，因為是警察……

啊我告訴你他不是壞人喔……他的個性是……啊你不能騙他，你不要看不起他，講他壞話喔，不行。因為，好像日本人，要跟他講話要有禮貌，日本人的個性。一定要很溫柔的，好好的講話。你不要說……看不起人家，講話大聲，馬上就，啪！這樣喔。啊他的個性就是跟他們一樣。啊我們 Ismahansan，我們家裡也是一樣捏，你不能騙我捏，你騙我我一輩子都看不到你。³²

光復前-擔任鄉長到遇刺

1945 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日本人撤出臺灣，柯水生持續擔任警職，並且還兼任戶政、行政事務，顯然很受重用。這時期留下的文書資料很多，1946 年、1947 年間幾乎每個月都有派令，指派柯水生調任、升任、代任旗山區域(包含今日六龜、桃源、那瑪夏、

³¹ 從慕拉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頁 39。

³² Cina Valis 口述，2025 年 5 月 2 日訪談於六龜自宅，詳如附錄。

茂林一帶)的警職、戶政、行政職等。1946 年初柯水生代理旗山區雅你鄉鄉長，同年 1 月 20 日又代理高雄縣旗山區桃花鄉鄉長，其實應該都是同一職務。也顯示政權交替的過渡時期、真空時期的混亂狀況。Ismahasan 家族口述故事中，也有一段生動的紀錄，可與當時背景呼應：

日落西山：光復後，國府來了一位體型瘦小（mataizus）看來沒什麼力量的 Taulu(大陸人)，前來寶山派出所接收。全社人集合等待，原位民站一排，日方站著一排，這 Taulu 透過翻譯向原住民說：日本人很好嗎？原住民答說：「不怎麼好」，那瘦小的人大笑，要不要讓日本人走呢？原住民答說：「要」，那瘦小的 Taulu 從袋子中取出糖果分送給原住民，日方人員站著不能動，不准坐下，有一員說也給我們一些糖果吧！瘦小的人也拿出糖果給日本人吃，隨後瘦小的人命令六龜來的漢人隘勇，所有日人階級章全被拔掉放入袋中，清點所內所有的槍彈、火藥、刀械，捆好後，扛回六龜。日方空手提著簡單行李走路到六龜，原住民兩眼瞪著發呆，腦袋一片空白。³³

在此背景下，柯水生以鄉長、警察身分前往樟山開會，即現今桃源區拉芙蘭里。會後返回六龜的途中，在勤和一帶遭布農族人槍擊身亡。Cina Valis 回憶過程如下：

啊那時候就是，中華民國來了，他要當那個鄉長啊，當什麼當什麼都有，然後在梅蘭(拉芙蘭舊稱)服務，結果捏，那個 xxxx(家族名)，跟那瑪夏的 xxxx(家族名)³⁴商量說，這個一定要殺掉。他們就到旗山派出所說，欸，我們可以殺那個日本人嗎？他們騙人說，這個是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很壞，一直打我們……

我爸爸也有去開會。結果捏，我爸爸開完會就先下去了。開會完了，su-sin-a 要到回去六龜……他帶一個女朋友，跟那個女朋友過那個橋，他們給他打死了，就是這樣。他們就到旗山派出所還是什麼的，就說那個日本人我們殺了。他們說，好哇沒關係啊，殺那個日本人沒有罪啊。

她表示柯水生擔任日本警察期間，因某治安事件逮捕當地兩個家族的族人，綁到旗山毆打致死，因而結仇。光復後，兩家人商議要報復，伏擊柯水生將之槍擊後，向當時旗山派出

³³ 慕雅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頁 78。

³⁴ 此處提及了當地兩個家族名稱。但因為兩個家族的後代都仍在六龜、桃源、那瑪夏生活，Cina Valis 希望我們隱去結怨的細節。

所稱所殺為日本人。槍擊發生時與水生同行的所謂「女朋友」，在柯家口述當中為柯水生的「細姨」，是當地布農族女子(名叫 Maital)，當下並未遭到攻擊。柯水生死後，該名女性離開柯家回到桃源區生活。

在柯新武印象中，事發時年僅 11 歲，他表示當時與家人在六龜街上電影院，有人打電話來通知。

我爸爸往生是人家打電話通知的，當時媽媽帶著我們正在看電影，有人通知說我爸爸出事情了。大概是下午時……爸爸是連夜送下來，從桃源山上送下來。³⁵

遭刺原因他並不知道，推測與當時升官太快引起同僚不滿，兼任警職、行政職身分複雜，並有在二二八事件時阻止許多山上的人前往台北參與等等事件有關。也可以看出當時情勢的混亂複雜。直至訪談到 Cina Valis，我們了解到較直接的原因是過去結怨的家族對之報復，但或許背後也有多重原因疊加。

柯新武的堂妹，也就是柯水生大哥柯添發的女兒魏柯秋霞，則有關於柯水生死後的一段童年回憶，說山上的族人怕仇家持續追殺，特地到六龜柯添發、柯水生、柯添財三兄弟家宅保護數日。

魏英琦(魏柯秋霞兒子)：我媽媽說，柯水生給人家暗殺……我們這邊的原住民都來保護我們家……就是說以早我二叔公，就是柯水生，他在那瑪夏做巡官，位高權重，可能是因為太怎樣，跟太多原住民……他被人打死之後，是那瑪夏還是桃源來保護我們……怕是說追加，會滅門還是怎樣。

魏柯秋霞：都山頂的來，四邊都這樣顧內，叫我們去睏啦，他們會給我們顧啦。我媽媽就講說，去睏啦囡仔人……保護好幾天哪！我們裡面在睡他們都沒睡，都給我們保護。還有我阿叔家，閣有尾叔家。³⁶

柯水生雖在六龜、桃源一帶評價不一，遭到當地族人仇殺，但也有與柯家情感親厚的族人。而對柯新武而言，父親過世時雖年僅 11 歲，仍保有十分深刻也溫馨的回憶。他表示父

³⁵ 柯水生口述，2025 年 4 月 26 日訪談於六龜自宅，詳如附錄

³⁶ 魏柯秋霞&魏英琦口述，2025 年 10 月 23 日訪談於寶來自宅，詳如附錄。

親死後，他記得與父親的約定，每天為爸爸上香奉茶，至今不輟。

我爸爸也很疼小孩，有時候出門就會帶著一點小東西回來給我們……對家庭非常照顧，我爸爸很疼我，去台北出差，就帶著我坐火車去台北……

我爸爸對我說過，有一天他怎麼了，要記得要幫他拜拜奉茶。晚上睡在一起，爸爸會拍我哄睡，說以後要記得幫爸爸拜拜，不要忘記……到現在我八十多歲了，每天都會跟爸爸拜拜，維持七十多年了。跟他說說今天的事情，很神奇，一天似乎都會很平順。

我每天都會跟爸爸媽媽說，請保佑我們夫妻身體健康，今天要去開什麼會，做什麼事都會跟他們報告，每天都這麼做。到今天為止，晚上都會做。跟爸爸一起午睡，他就這麼說，要記得拜爸爸。我就是我跟我爸爸的約束。我覺得我一路平順到退休，都是爸爸的保佑。



圖 9 柯水生、柯新武父子合影



圖 10 柯新武家庭合影

（資料來源：王鵬宇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

（資料來源：王鵬宇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³⁷

³⁷ 柯水生攜柯新武前往台北開會，回程時父子特定在旗山的照相館合影留念。

關於楊玉秀

柯水生的太太楊玉秀，來自苗栗公館一帶，是跟隨父親前來製腦的客家人。柯新武表示，楊玉秀是家中較小的女兒，父兄在山中採樟製腦，她負責為家人和腦丁洗衣煮飯。應該是柯水生擔任巡查時常往返山中而認識、結婚。楊玉秀結婚時 15 歲，柯水生 26 歲。柯水生在當時算是晚婚，哥哥柯添發和弟弟柯添財都比他早結婚。

柯新武眼中，媽媽是能幹主婦的形象。他們兒時因父親職務在山上輪調，要跟著柯水生到處搬家。住過桃源、那瑪夏、多納等地，甚至到大關山、啞口更深入南橫山區一帶。當時皆住在宿舍，宿舍一邊為警職人員及其家屬居住，另一邊給客人住，即是一樣往返巡山的警察，或是前來訪視的長官。楊玉秀常要煮飯招待客人，在當地住久也能說原住民話、日本話，與當地人交流。

日本人都會蓋宿舍給員工還有家庭住，一邊住警察跟家庭，一邊就給客人住。日本人的駐在所都有規定，一邊給服務人員當宿舍，一邊給客人當客房……很多長官去巡查，都會住駐在所的客房，我媽媽都要負責招待這些人，所以她很會料理，就是這麼來的。日本的太太，久久一段時間就會在一起討論料理，我媽媽也會一起參與。

像生魚片，她也會……那時候梅山、建山，山上溪流的魚都很大尾，我媽媽生魚片做的很好，連雞都可以做生魚片。雞是可以做生魚片，可以生吃，我很有印象。山上的魚很多又大，原住民就會用刺的抓魚。長官來，我媽媽就會負責做料理。³⁸

父親還在時，他們家境不錯，柯新武仍記得童年跟著父親在山上輪調，跟著大人出門時，還有挑夫挑著他和弟弟兄弟倆跟著走，當時與弟弟差不多是五六歲年紀。至柯水生亡故後，楊玉秀一肩挑起家計，撫養 2 女 5 子。她在六龜街上接手鄭家所經營的酒家華南閣，改名為金山旅社，就位在柯新武現在六龜家宅的隔壁。當時六龜在採樟業式微後迎來大伐木時代，外地移民湧至山林參與林班工作，有單身者或攜帶家眷者，皆會在旅社租屋居住。包括山上的族人前往六龜交易物資時，都會到旅社借住。Cina Valis 便有這一段兒時回憶：

Cina Mui-ya(楊玉秀)很會講 Bunun 話……她對我們很好捏，我們都在那邊睡覺啊(金山旅社)。我們從藤枝下來到六龜，要背東西，到六龜就是要吃糖果啊吃什麼，用跑的，六個小

³⁸ 柯新武口述，2025 年 4 月 26 日訪談於六龜自宅，詳如附錄



圖 11 金山旅社，柯新武現在六龜家宅即位於隔壁

（資料來源：王鵬宇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

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



圖 12 六龜老街上仍保留六龜交易所洪源建物，對面即是金山旅社

（郭雅倫攝於 2025/12/12）

我們想更進一步了解楊玉秀家族，問到了她哥哥楊細華的後代楊登明。得知她的後代因為採樟事業而落腳在現在的桃源區拉芙蘭里，並隨著南橫公路通車、六龜朝向觀光產業發展，轉而經營民宿、加油站、便利商店事業。

我們從苗栗……好像是公館那裏(來的)……早期日本人說要需要做樟的人才、有這個技術的，我們台灣就是客家人才會做這個，就下來。剛好是中央山脈才有這個樟樹啊。第一個點在藤枝的馬里山在那邊落腳，我祖父在那邊落腳。我姑婆(楊玉秀)我就沒聽到過。

我父親就在那邊，跟我阿公。我父親是 20 年次的，他在藤枝出生的。我們家族是從馬里

³⁹ Cina Valis 口述，2025 年 5 月 2 日訪談於六龜自宅，詳如附錄。

山開始開墾的。父親也在那邊結識我媽媽，在那邊成婚。媽媽是新竹來的，也是客家，也是採樟的。

樹砍完之後，往這邊(南橫)，第二個點就是在復興里落腳，復興後山也是滿多樟樹的。第三個點就是在我們這邊，以前村民叫樟山村，後來改梅蘭村(如今改拉芙蘭里)。我們家還在……我們都在那邊出生。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楊家也與 Ismahasan 家族有淵源，楊登明表示，自己的父親楊順芳，曾為高中里的陳家收為養子，取布農族名字 Landun，只可惜不知道是該家族哪一位長者所收養。這裡的高中里陳家，即為柯娘的小兒子 Landun。

我父親有原住民的名字，叫 Landun。

當時原住民還有出草……變成說你要入境隨俗，要跟他們融合，要融合他們你要在這個生活領域，他們知道你是來這邊不是危害的，是來這邊開墾、做樟腦的，要同心、要融合。我父親陳家有幫他取名字，早期也是給他們當養子……到我這年代，八九年級生來買東西都會說「我要去 Landun 的店買東西」。只差我們沒記載被誰做養子。但知道就是高中他們陳家，就他們家族。

他表示，這是因為過去家族在馬里山採樟的淵源，父親以當時楊家長子的身分為 Ismahasan 家族認養並取名。這與 Cina Valis 提及楊玉秀時所說，他們家族早就在舊部落時與楊家認識的故事吻合：

A-mui(楊玉秀)的那個爸爸就是專門做那個……樟腦。我爸爸他們一直幫忙他們哪。那個老闆說，啊你們有時間的話到我這邊幫忙啊，我們給你錢哪。他那個老闆就是一直請我爸爸他們工作，還要背東西，在 kaua muku 的山上啊。

楊家在採樟時雇用族人幫工，楊家長子也由該家族認養，確立彼此為友好關係以避免衝突紛爭。兩家關係早在楊玉秀與柯水生結婚前已建立。柯水生亡故後，他們也仍與楊玉秀往來。顯示當時山區家族間的關係錯綜交織。

⁴⁰ 楊登明口述，2025 年 10 月 25 日訪談於拉芙蘭自宅，詳如附錄。

楊家這一系在樟腦事業沒落後，仍定居在樟山(今桃源區拉芙蘭里)。楊玉秀的哥哥楊細華之子楊順芳，也就是楊登明的父親，改到樟山國小當工友。當時南橫公路未通，採買物資須徒步往六龜一天一夜，因為幫學校師生前往六龜採購，附近族人也會託他採買鹽巴、乾貨等，於是開啟了在樟山的雜貨店事業，兼營農產、山產收購、養鹿等。至楊登明一代，隨1971年南橫公路開通，遊客漸多，他開始經營民宿、加油站等，如今傳給自己的孩子，還開設便利商店。一家五代事業也見證南橫山區產業的變遷發展。

(三)柯知長子柯添發、三子柯添財及其後代：

柯知走後，在六龜所留田產多為長子柯添發繼承，現今六龜高中所在一帶整片土地皆曾是柯家田產。柯添發與來自新開的曾金娘結婚，曾金娘為新開的平埔族人。兩人兒女眾多，其中有不少培養成為醫師、公務員、警職等。加上柯水生曾任桃源鄉長，柯添發長子後來也擔任桃源鄉第一任民選鄉長，柯家在六龜當地人眼中是有影響力的大家族。

柯添發的女兒魏柯秋霞回憶兒時家境很好，家中有大片水田，採收時期請工人的盛況。家中很多做農工人，都是來自山上。

我爸爸柯添發，做農啦...我們住在六龜村，在鄉公所後面再過去，以前我們的地很大片，種蓋濟物件。有佈稻仔，也有果子.....較早我們在六龜是足好額，足有名.....割稻仔，佈稻仔都有請人，請山地仔.....

我爸爸都說番仔話啦，和山上的講話都說番仔話。他很像以前在那邊生，住在原住民那邊.....原住民有落來我們那邊六龜啊，他們會來拿東西給我們吃，有鹿肉啦，山豬肉啊。我爸爸也是山地人。我爸爸也會去馬里山，沒帶過我們，他都自己去，去和那邊的山地人喝酒。⁴¹

在她印象中，爸爸和山上的族人說原住民語，和他們是親戚。山上的親戚打到獵物會下來分享給他們，對方遠道而來，家中也會煮飯請他們吃。爸爸也常常回到馬里山探訪親戚。柯添發與山上親族的往來十分親近密切。

⁴¹ 魏柯秋霞&魏英琦口述，2025年10月23日訪談於寶來自宅，詳如附錄。



圖 13 魏柯秋霞(右)、魏英琦(中)母子於寶來自宅中受訪

(郭雅倫攝於 2025/10/23)



圖 14 魏柯秋霞結婚前全家照，中間為魏柯秋霞，左邊即是柯添發

(資料來源：王鵬宇主編《起家-六龜鄉歷史影像誌-六龜里老相片集 II》，2013 年)

柯添發與曾金娘的子女眾多，戶籍登記中除了出養、夭折之外，仍有至少八九名子女。長子柯順秋，後來擔任桃源鄉第一任的民選鄉長。二子柯有明後來也在鄉公所任職。四子柯秋田是第一屆公費學生，至美國念書，培養為醫生，回到六龜開業，可惜年紀很輕便已離開，子女在美國。柯添發的孫輩也有不少擔任公職、警消職務。

柯知第三子柯添財一房，後代則逐漸回到桃源區寶山里一帶居住，並與當地人結婚，生活方式更接近布農族人。部分後代在 98 年莫拉克颱風後遷居永久屋。⁴²

⁴² 位於六龜中興里中庄。

致 謝

本篇訪談紀錄能夠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最重要當然是柯新武理事長，他精心保存完整的柯水生日本時代文書與戶籍資料，並慷慨分享家族往事，成為這篇記錄的骨架。也感謝以下受訪者：Cina Valis、張鄭連妹、Cina Sulang、魏柯秋霞及魏英琦母子、楊登明，他們不吝分享自己的家族故事，讓這篇口述記錄更立體豐富。

雖然柯家後代與親族遍布六龜、桃源，但年代久遠，訪談過程遇到許多頓挫，只能輾轉打聽，循著不同線索撿拾在時光中逐漸散失的故事碎片。與柯家聯姻的 Ismahasan 家族，柯家上一代與他們關係密切，但後代對於兩家之事所知不多。受訪者 Cina Valis 的口述為我們補足這段重要的空缺，很遺憾她因意外離世，我們也未能再訪。而慕玕思·伊斯瑪哈單《馬里山 Biung Tudang 家族史之研究》呈現不少 Cina Valis 的口述與其胞弟陳清榮先生記錄家族史的手稿，可稍微彌補訪談不足，非常感謝這份史料。並感謝柳琬玲、Cina Elrenge(柯寶美)、柯玉琴、葉韻萍、葉方玉珍在訪談過程中給予幫助，他們或協助牽線、打聽相關受訪者；或提供做為親族後人的見聞，及身為原住民族人的視角，在書寫時給予許多提醒和思考。

多數受訪者年事已高，皆超過 80 歲，許多家族照片佚失，或記憶不復從前。因此十分感謝王鵬宇所主編《六龜里老相片集 I》、《起家-六龜里老相片集 II》，及時、大量保留長期蒐集的老照片、口述內容，讓我們得以在訪談時與受訪者參照，挖掘出更多往事。這些資料與本文所引述的論文如王和安《日治時期南台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曾子容《日治時期六龜地區部落的社會變遷——以六龜交易所帳冊為觀察》等，都協助我們勾勒出六龜地域發展史的輪廓，也才能看見柯家家族史如何鑲嵌其中。

後 記

其一

鄭淳毅

過去幾年因工作有機會在南橫沿線上來來回回，訪談過在當地生活的不同群體，布農族人、平埔族群、說著台語、客語的移民家族。從六龜往桃源，約兩三小時車程，南橫公路就過渡了平地、淺山與深山。離開六龜區的邊界往桃源區，第一個遇見的建山部落是布農族人居住地，但下一個聚落寶來因漢人居民為主，又劃分在六龜區內，寶來之後後高中里以上的村里又是桃源區的範疇；看似跳躍的行政區劃分也提醒我過去居處此地的人們，是以另一種軌跡互相交會、共同生活，和現在看到的以族群身分和行政區域切分的視角似不相同。在過去的訪談工作中，每個群體都會談及自己的來處，如何移動、遷徙、為何最終在此處落腳與生活？除了被這些故事所吸引，這些群體的先祖與後代，都在同一時空中生活、不斷交疊，那麼他們如何理解彼此？如何看見自己與他者？在相遇過程中建立的各種型態的關係又是什麼樣貌？讓我充滿好奇。

有機會與雅倫一起展開柯家家族史的訪談，看見當時各族群、家族間的交會與記憶，讓我有機會探究這些曾思考的問題。雖然我們所拾取僅是的片段(任一群體所自述的自己與他者故事當然遠遠超過於此)，但這些片段閃現出當時真實的生活與人的面貌，都讓我覺得很珍貴。非常感謝雅倫，以及這一路上給予關心、協助的朋友、慷慨分享故事的人們。

其二

郭雅倫

在莫拉克風災後開始社區工作，有關柯家的故事不時聽人提起。後來認識了柯新武理事長，他是個和藹的長者，為人謙虛不張揚，而他父親柯水生的形象卻是截然不同，這樣的落差讓我對柯家的故事產生了興趣。逐漸累積起來的社區工作經驗，認識了不同的人，關於柯家的碎片一點一滴的匯集了起來，與共事的朋友淳毅提起這件事，憑藉著想要留下些什麼的衝動，便開始了柯家三代口述歷史的訪談與紀錄。

沒想到一開始就碰壁了，受訪者無法對我們敞開心房，很多訪談內容一直在打轉，始終

無法切入。只好轉移對象，透過相識的朋友介紹認識了 Ismahasan 家族的 Cina Valis，從她口中得知了柯家人在馬里山生活的情況，當她講出「他也不想成為這樣的人啊！」這句話時，我突然覺得自己似乎知道了為什麼柯新武理事長想要把祖父、父親的故事給留下來的原因。人很複雜，不能以好或壞來劃分，當我開始站在柯水生的立場來想像他所處的時代與背景，為了求生存，他能做的所想的會是什麼？那個長久以來對我來說像是電影裡的所演的凶狠的日本警察，無法產生共鳴的人，突然變得鮮明了起來。他年幼喪父，尚未成年失去了母親，被日本人帶離了熟悉的山林，來到平地受日本教育，後來成為日本警察，他是個丈夫，是個有著二女五男的爸爸.....這樣的他，到底在想些什麼？現在已經不得而知。透過訪談、紀錄下曾與他共同生活在同一時空那些人對於有別於傳言、與記載中不同關於他的生活記憶，希望閱讀我們所留下的文字的人，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思考。在訪談中，受訪者也漸漸對我們放下心房，提供的線索越來越多，而我們發現發展出來的支線也越來越多，人物也越來越多，想問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到後面，我們只能聚焦在柯家父子三代的故事，而其中有關採樟家族的故事、在男性早逝的家庭中，扛起一切責任的母親、長姊的故事等等，只能先保留，待日後再來探尋。

謝謝一路給予協助與建議的長輩與朋友，感謝六龜圖書館王鵬宇主任，他長期紀錄著有關六龜的人事物，池田屋的修復、洪稻源相關文史進入高雄歷史博物館典藏，都有著他在背後默默的努力與付出，如果沒有他，很多六龜的故事早已消逝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感謝他一路給予的建議與幫助。

最感謝一起完成這個訪談紀錄的淳毅，她多年在原鄉的採訪經驗與獨特的看法，給我許多新的看待人事物的角度與思考的方向。

關於六龜的故事還有很多，希望可以一直紀錄下去，讓曾經或現在正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的故事可以被保留下來。這是我身為六龜孩子，該做的事。

附錄一、訪談口述整理

20250329-20250412 柯新武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0329、0412		訪談地點	六龜區六龜里柯新武宅	
受訪人	柯新武	訪談人	郭雅倫、鄭淳毅	使用語言	台語、國語
關於祖父的印象、兒時印象					
阿公柯知，以前就是抗日，後來才來到六龜。跟桃源，馬里山的結婚，後來姑姑也跟那邊的人結婚。生的小孩叫做陳文達。 小時候都還見過他們(馬里山的親戚)。小時候跟著爸爸到處跑，調到哪裡就是哪裡，馬里山、桃源、那瑪夏都有住過。上學前，和弟弟一人一邊被人挑著走，都還記得。上小學時，搬到六龜，在六龜國小念書。 我媽媽那邊，也是苗栗人，苗栗大湖，他跟著爸爸來到這邊，才認識我爸爸、結婚。叫做楊玉秀。我小時候，媽媽都拖著一堆孩子跟著爸爸到處跑。 當時約七、八歲，開始念小學，學習日文，念了半學期，改成國語(指「光復」後)。(光復後)沒有什麼改變，街上日本人很多，後來都走了。我們還是說日本話，在學校講國語，在家、跟厝邊隔壁都還是講日本話。那時候的國小老師，還是林江東的阿姑。林家的林新華開的株式會社，就在洪廍源附近。洪廍源是賣東西給原住民，林家是賣給本省人。 十歲爸爸走了，媽媽開始開旅社，叫金山旅社。當時南橫公路開了，六龜很多旅社，也有茶室七八間。小孩子回家要幫忙掃地、掃房間。因為這樣，我當理事長很特別照顧邊緣戶，我也是苦過來。 到了二十四、五歲，從屏東農校畢業，先去衛生所、衛生局，在高雄。後來再回來做農會總幹事，做了三屆，12 年。又做鄉公所農業建設課、主秘，到縣市合併退休。 對母親楊玉秀及其家族印象 母親嫁給父親時還是小姐，約 17-18 歲生大姊，35 歲時父親離世，當時父親 45 歲。光復					

後沒多久，國民政府很窮，制度也還沒建立。當時很多酒家，做日本、台灣人生意，喝酒噓噓嘩嘩的人變少了，就坐旅社。外省仔，南投水里來的，來這裡砍樹，

當時媽媽的旅社是從鄭家接手的酒家，改作金山旅社。

20250426 柯新武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0426		訪談地點	六龜區六龜里柯新武宅	
受訪人	柯新武	訪談人	郭雅倫、鄭淳毅	使用語言	台語

關於母親楊姓家族如何來到六龜

柯：我媽媽那邊，我也查不到什麼，我媽媽是擠腦（製腦）的，跟著她爸爸媽媽一起來擠腦（製腦），負責煮飯給大家吃這樣。

倫：就是跟著她爸爸下來，負責煮飯給那些擠腦（製腦）的人吃。

柯：那時候擠腦（製腦）不是一人一戶，是三四戶一個地方，三四戶一個地方，這樣比較安全，因為那時候高山會殺人。從北部來到南部，大部分作工賺錢，女孩子多少會湊手腳（幫忙），煮飯、洗衣服等等。

以前擠腦（製腦）都是北部客，從北部一群人下來，擠腦（製腦）的老闆都是北部客，苗栗、公館、大湖，那裡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比較有冒險性，夫妻出來能不能生活都不知道，就敢這樣出去。普通的河洛人不一樣，要移一個地方就要考慮半天，不然就是先生先出去，然後某再帶著小孩一起過來。

我對阿公的印象大概六、七歲時，他死在六龜這裡，就在我家後面那裡，哪時候六龜很早就開發了，這裡最熱鬧，老街這一塊是最熱鬧的地方，以前擠腦（製腦）都住在國小前面那邊再過來一點，過去擠腦（製腦）的人都住在那裡，就是過去的台電服務所，妳知道嗎？過去的六龜工作站...過去的北部客都住在那裡。

倫：就是現在的新民街？

柯：對，另外一群人就是住在我們後面。

所以我媽媽他們是住在這後面的。哪時候我爸爸是當警察的，開始當警察....出出入入，看到這附近...

倫：所以您爸爸也是住在這附近？

柯：也是住在這邊，哪時候他當警察，嫁給我爸爸也不錯，查某人要嫁給一個生活安定的也很少捏。古早的查某人也是可憐，沒有頭路（工作）可以做....

嫁的時候差不多十七八歲.....認識的吧，也是要靠人講，古早人都是要人家來說親，很少說是自由戀愛結婚的。一個是客家人，一個多多少少都....

問：阿公是跟其他人一起下來的嗎？是否有其他親友一起？

柯：可能不是，可能是阿公先下來，再來再帶著我媽媽他們下來。是跟著擠腦（製腦）這個潮流下來的，哪時候就是說擠腦（製腦）可以賺錢什麼的...

峻頭埔的阿佑吖，妳認識嘛？他住在那裡，已經往生了，他的孫子在做水電，我阿姨就是住在哪裡。鄉公所工作的刊奇（人名，音同）在清潔隊工作，她婆婆就是我阿姨。陳刊奇（人名，待查），她是我的親阿姨。

可能是阿公先過來一陣子，然後比較穩定後，再把所有的家人一起帶過來，可能要問賴東山...賴東山的爸爸是我阿姨先生的哥哥還是弟弟，很親的...他們可能會比較清楚。他們也是擠腦（製腦）下來的，我媽媽跟他們也有親戚關係。

像太和堂他們也是從苗栗下來的，他們就純粹聽說六龜很賺錢，所以下來六龜開藥房，他們是賺錢為目的下來的，不是採樟，他們是比較後面下來的。還有鍾張秀英他先生也是來採樟的....我阿姨的兒子在桃源開加油站...

都是在深山裡。我阿公往生，我還有印象。阿公日本時代就走了，爸爸是光復後才走的。對阿公的印象只有一點點，迷迷糊糊的。

倫：那時候阿媽還在？

柯：阿媽早就不在了，我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阿公一個人住，大舅光復後也走了。

倫：所以媽媽有個大哥，還有弟弟嘛？

柯：兩個哥哥，一個大阿姨，媽媽是最小的.....對，所以在梅蘭開加油站是舅舅的小孩。

倫：所以是舅舅的小孩，不是阿姨的？

童年及對父母的印象

柯：我爸爸四十五歲走，我媽媽比我爸爸十歲，她三十五歲就生了七個小孩，十七八歲結婚，三十五歲就生了七個。我媽媽說起來很能幹，三十五歲獨立扶養七個小孩，沒有散掉，很厲害，我們都是白手起家。

(父親)他當警察就要到處去巡去看，擠腦（製腦）的地方也要去看，所以就遇到我媽媽...要保護那些人，所以才會認識...

毅：您爸爸媽媽在家裡是講日本話嘛？

柯：對，我媽媽的山地話也講的很好，她都在山裡擠腦（製腦）所以山地話很會講。講布農族的話，講的很好。可能是擠腦（製腦）的時候住在山上，所以就學會了。

爸爸媽媽都是說日本話，我出生時就是日本時代日本家庭，往來也都是日本話，跟小孩說話都是講日本話。我一直到念高中都還會講日本話。開始工作後，往來的人講日本話的漸漸少了，日本話就漸漸少講。我們家都是講日本話，那時候家裡都是講日本話，阿公也是。唸書時也是講日本話。初中高中才開始講國語，回家跟媽媽講日本話，高中開始學台語。光復後三四年還是講日本話。我媽媽講很多話，日本話、山地話、客家話、台語、國語...

毅：您們哪時候住在哪個派出所？

柯：我們哪時候跟著爸爸在山上輪調，日本人都會蓋宿舍給員工還有家庭住，一邊住警察跟家庭，一邊就給客人住。日本人的駐在所都有規定，一邊給服務人員當宿舍，一邊給客人當客房。

住過很多地方，原住民區，桃源、那瑪夏、多納，都住過。桃源、寶山住比較久，大關山也住很久...在南橫公路再過去，梅蘭再過去，最遠的一個駐在所。很多長官去巡查，都會住駐在所的客房，我媽媽都要負責招待這些人，所以她很會料理，就是這麼來的。日本的太太，久久一段時間就會在一起討論料理，我媽媽也會一起參與。

像生魚片，她也會.....那時候梅山、建山，山上溪流的魚都很大尾，我媽媽生魚片做的很好，連雞都可以做生魚片。雞是可以做生魚片，可以生吃，我很有印象。山上的魚很多又大，原住民就會用刺的抓魚。長官來，我媽媽就會負責做料理。

倫：所以一邊是宿舍，一邊就是招待所。

柯：對，所以有長官客人來，我媽媽就負責煮。

那個時候的日本警察常常要出來巡查，每個地方都有招待所，我媽媽煮菜招待他們，那些警察吃完後，就會在桌上留下費用，算是感謝招待。日本警察要經過啞口過去台東巡視，那個地方有派出所，我爸爸有待過那裡。一個月一次日本警察要去台東巡查，經過，睡一晚再出發，出發的早上吃完飯就會把錢留在桌上，再往台東走。

毅：為什麼要留錢？招待所不是免費的？

柯：日本人禮貌做的很好，都自己會放錢，沒有人規定就自己做。

倫：就是他們自己會貼錢給您媽媽，算是謝謝她招待。

柯：對對對。因為還會燒水讓他們洗澡。像我爸爸也是這樣，去到那裡招待所，他也會這樣。日本就是很有禮，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也是這樣做。這種事很少聽到吧。

我爸爸往生的時候，他的日本朋友也是這樣，會在桌上留下錢。禮貌做的很好。

毅：那時候住在駐在所還有什麼事情，您是有印象的？

柯：那時候巡查的警察都是一個人，一個人過去...一個人走來走去，都是走路，從台東走到啞口，都不怕被殺...一個人走

倫：我有印象以前您說，每個月都會有警察從甲仙走神農宮後山的小藤仔路，巡查。所以

他們會走到啞口嘛？

柯：小藤仔路是常常，啞口到台東是一個月一次，巡山.....沒有印象他們有拿槍，蓋好膽。

毅：所以您爸爸也要這樣巡山嘛？所以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不在？

柯：對，他派到那裡去，就會叫他去巡。像他在大關山派駐所，就要去台東巡，然後再回來，習慣就好。

他們那些人就會一個月一次來巡山，人都不一樣，不是固定的，住一晚就走了。

對爸爸的印象

柯：我爸爸也很疼小孩，有時候出門就會帶著一點小東西回來給我們，買什麼就沒印象了。我們家有七個小孩，兩個女生，五個男的。我爸爸好，對家庭非常照顧，我爸爸很疼我，去台北出差，就帶著我坐火車去台北，大概是國小三年級，先坐客運車出去，再到高雄坐火車，我出生那一年隧道就通了，客運車一天才兩班。那一次去，我爸爸還帶我去相館拍了一張照片。兄弟裡面，我爸爸最疼我....

我記得有進去總統府，那時候還是總督府...記得爸爸還幫我洗澡。

我到現在早晚都會跟爸爸媽媽上香拜拜奉茶，我爸爸對我說過，有一天他怎麼了，要記得要幫他拜拜奉茶。晚上睡在一起，爸爸會拍拍我哄睡，說以後要記得幫爸爸拜拜，不要忘記。一直到現在，我早晚都會跟爸爸拜拜，如果我不在家，就會交待家人拜拜，到現在我八十多歲了，每天都會跟爸爸拜拜，維持七十多年了。跟他說說今天的事情，很神奇，一天似乎都會很平順。

我每天都會跟爸爸媽媽說，請保佑我們夫妻身體健康，今天要去開什麼會，做什麼事都會跟他們報告，每天都這麼做。到今天為止，晚上都會做。跟爸爸一起午睡，他就這麼說，要記得拜爸爸。我就是我跟我爸爸的約束。我覺得我一路平順到退休，都是爸爸的保佑。

光復初期亂象與爸爸身亡

毅：您九歲爸爸過世，是誰跟您們說的，誰通知的？

柯：我爸爸往生是人家打電話通知的，當時媽媽帶著我們正在看電影，有人通知說我爸爸出事情了。大概是下午時...爸爸是連夜送下來，從桃源山上送下來。

是派出所落成，去剪綵，後來的時候遇發生事情了。很多原因，跟那瑪夏那邊的服務原因，也有說是二二八事件，那時候外面山地很多人去參加，我爸爸那時候在台北受訓回來的中途發生的，暗殺、地方主管的原因，都有。

(兇手)聽說是很多個，至少三四個。有判刑，但是詳細不知道。我對我爸爸死的原因都不清楚，好壞都有，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日本時代圍事都打很兇，所以得罪很多人。

光復就當鄉長了，因為那時候很亂，我爸爸對原住民鄉熟悉，所以從警官升起來當鄉長。我知道那瑪夏也有人想當鄉長，所以對這件事有怨，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光復時，台灣很亂。哪時候我爸爸是警察局所長，又要當桃源鄉鄉長，很忙，我很少見到他。

後來兇手有抓到，還設立了一個紀念碑。

光復後二三事

那時候很多原住民的青年志願，我爸爸已經從台北回來到旗山，接到消息有人要去參加二二八事件，我爸爸去阻止，所以沒成功。哪時候已經開始亂了，我爸爸坐火車時，已經開始有人開槍。

我爸遇到有個台灣人說他會講台灣話，放他走。如果他不講，就會被當作是國民政府的人，可能就回不來了，回來後剛好阻止那些人去參加。那時候有人在煽動原住民去參加二二八...

那時候爸爸在說，我們覺得爸爸平安回來就好，裝作不知道少惹事，不然得罪了國民政府也得罪了台灣人。高山警察已經下來了，要去台北救我爸爸。因為那時候的原住民很多是站反對面的，反國民政府的。因為日本政府跟國民政府差很多，生活都不一樣。

倫：所以有一部分的人是要去參加二二八，有一部分的人是要去台北救您爸爸。

柯：對，因為有人要煽動原住民去參加。可是六龜很安定，沒有感覺。剛好我爸爸在台北受訓，所以知道外面很亂。我爸爸當日本警察，很清楚知道會不會成功，所以阻止他們。

我爸爸以前被派去海南島服務，當日本警察，那時候他在六龜派出所。那時候好幾艘船，只有我爸爸的船回來。

我爸爸死後，有很多人來我們家買我爸爸的證件，拿去偽造資料，當成自己的經歷證明。

我媽媽不管這些，這些資料都是我很仔細留下來的。那些人就來看，然後抄下來，然後回去模仿，我工作的時候，就有同事拿著假證照跟經歷應徵上工作，那時候也沒辦法證明。以前六龜有個醫生開業熱熱鬧鬧的，後來被他同鄉檢舉，他沒醫生證照！

20250502 Cina Valis 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0502		訪談地點	六龜區六龜里 Valis 宅		
受訪人	Cina Valis	訪談人	郭雅倫、鄭淳毅、柳琬玲		使用語言	國語、布農語

與柯知與 Ismahasan 家族的淵源-在 Kauamuku 相遇認識

Valis：我們家族是從 Lito(利稻)來的，後來到 Kaua muku。那時候馬里山沒有一個人(指到馬里山之前是先到 Kaua muku)。從大津上來，一直上來一直上來到那個很高的山，Kaua muku 的對面，日本人在那邊蓋那個學校、派出所。啊我的爸爸是第一個日本人的學生，國小。(日本人在 Kaua muku 對面設置馬里山駐在所、蕃童教育所等)

我們家裡都很會講日本話。我爸爸也是日本第一個學生，啊後來也是第一個當警察。

問：聽過柯知的故事嗎？

Valis：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捏.....好像是台南的那邊來，在山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一直來來去去，後來就到那個 kaua muku。他們要到山上去(做砍樹的動作)，做那個油啊.....樟腦油。

那個叫 Jia(指柯知)，我爸爸給我講故事的時候，那個阿公叫 Jia，我記得。

就是這樣啊，和阿媽就認識了，後來就結婚，(結婚對象)我爸爸要叫姑婆，名字好像是 Langus，還是 Abus.....老人家說(柯知)，很聰明的一個人，又那麼帥，又那麼健康，所以

我的那個阿公說，你愛我的小姐啊，可以啊，後來就是答應了。結婚後感情很好，他都不會回家了。

問：他的戶籍上妻子為張阿年。是否有印象有漢人的妻子？

Valis：好像有喔，他好像上來那時候就是已經有太太了.....就是沒有帶到山上。水生有可能.....好像不是原住民生的捏。

問：柯知是怎樣的人？老人家怎麼談論他？

Valis：人家說不好，人家說很兇。啊問題是如果問我們，我們的老人家跟他們在一起，這個是很好的人捏。

關於柯娘的故事

Valis：很奇怪，他那邊的小姐(指柯知女兒柯娘)，也是愛上我那個.....嫁給我們這邊的捏。那個就是我爸爸的叔叔，很帥，又很高。那個小姐，叫 A-niu，我們原住民就是說叫 Niu-a。

本來是，還不會結婚喔，因為第二代，太親近了，ma samu。雖然說阿媽說 ma samu，但是阿公說，因為他們是平地人，第二代就是沒有關係。啊那個 Niu-a，是真的喜歡我爸爸的叔叔。我的叔叔很帥啊，很漂亮啊 A-niu，相愛啊。

我的叔叔是 Aziman，Aziman Tai，陳文達的爸爸就是 Aziman，我們以前從馬里山下來，都是在他們家睡覺捏。他們家在高中，改天帶你們去。

問：Niu-a(柯娘)的後代你知道嗎？

Valis：(兒子)很多，Tama Biung、Tama Lakava(即陳文達)、Tama Bukun、Tama Liman.....Tama Landun.....女孩子有，嫁給那個台東的.....Bilin，還有那個 Aping、Alis.....Cina Aping 嫁給了梅山的警察，Cina Alis 也是嫁給那個梅山的 Istanda(家族)。

Su-sin-a(柯水生)本來他要娶我的那個姑姑，結果沒有娶。他那個要.....跟那個平地人結婚，那個是 Mui-ya(妹啊，指楊玉秀)。

柯知死後子女的情形

問：柯知後來的事情有聽人說過嗎？

Valis：他的死掉的事情我不知道。

問：柯知死後，水生是跟著 Niu wa 在馬里山長大嗎？

Valis：日本人來了，把他們帶下去六龜讀書。Su-sin-a(柯水生)，還有 Jin-fa-a(柯添發)，他們好幾個兄弟一起，他們一起回六龜。啊 Cina Niu-a 就是那個留在馬里山。

他們(兄弟) 在馬里山，在 kaua muku.....長大了，日本人來，問他們就要搬到六龜嗎？他們要去讀書，日本人把他們去讀書。差不多高中的時候下去的，高中畢業就是當日本人的警察。

關於柯水生的故事

Valis：因為他當日本人警察嘛，阿就是我們 Bunun(布農族)有的不聽話嘛.....以前就是頭髮很長，女孩子男孩子。日本來了，叫他們說一起來一起來，要理髮嘛。有不聽話的，日本人的個性，如果你很聽話的話，盡量對你好，啊你不聽話，跑掉跑掉，要一直打你.....潑水、潑水，你做一個好人嗎？如果你沒有回答他說，好好，我從現在要聽你的，還是怎麼樣的話，還要.....(做打的動作)

不聽話要打死啊，他要幫忙日本人，日本人就是叫他打.....因為原住民因為有他們家裡有真的有打死了。因為不聽話，一直跟人家吵架，一直要騙人，一直跟那個.....su sin 一直打嘛。剛好日本人不見了(日本人撤離台灣)，他們就商量說，一定要殺他，就是這樣的毛病。

其實不是.....他本人也不希望他是這樣的人啊，因為是警察.....

啊我告訴你他不是壞人喔.....他的個性是.....啊你不能騙他，你不要看不起他，講他壞話喔，不行。因為，好像日本人，要跟他講話要有禮貌，日本人的個性。一定要很溫柔的，好好的講話。你不要說.....看不起人家，講話大聲，馬上就，啪！這樣喔。啊他的個性就是跟他們一樣。啊我們 Ismahansan，我們家裡也是一樣捏，你不能騙我捏，你騙我一輩

子都看不到你。

啊那時候就是，中華民國來了，他要當那個鄉長啊，當什麼當什麼都有，然後在梅蘭服務，結果捏，那個 xxxx(家族名)，跟那瑪夏的 xxxx(家族名)商量說，這個一定要殺掉。

他們就到旗山派出所說，欸，我們可以殺那個日本人嗎？他們騙人說，這個是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很壞，一直打我們。

他們 12 個人。從桃源，過來梅蘭的那個橋。

在那邊，剛好開會。我爸爸也有去開會。結果捏，我爸爸開完會就先下去了。開會完了，su-sin-a 要到回去六龜，他的太太在那邊哪。他帶一個女朋友，跟那個女朋友過那個橋，他們給他打死了，就是這樣。他們就到旗山派出所還是什麼的，就說那個日本人我們殺了。他們說，好哇沒關係啊，殺那個日本人沒有罪啊。

那個時候，我差不多.....九歲，我弟弟 Lakav 剛出生。我們在馬里山，我爸爸去梅蘭開會，我爸爸回來了，兩天後他們就說，唉呦，su-sin-a 死掉了，被人家殺掉。

關於楊玉秀

A-mui(阿妹，楊玉秀)的那個爸爸就是專門做那個.....樟腦。我爸爸他們一直幫忙他們哪。那個老闆說，啊你們有時間的話到我這邊幫忙啊，我們給你錢哪。他那個老闆就是一直請我爸爸他們工作，還要背東西，在 kaua muku 的山上啊。

Cina Mui-ya 很會講 Bunun 話.....她對我們很好捏，我們都在那邊睡覺啊(金山旅社)。我們從藤枝下來到六龜，要背東西，到六龜就是要吃糖果啊吃什麼，用跑的，六個小時。

20250822 柯新武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0822		訪談地點	六龜區六龜里柯新武宅	
受訪人	柯新武	訪談人	郭雅倫、鄭淳毅	使用語言	台語
敘述柯知來到南部山區，與馬里山家族的姻親關係					

我們阿公怎麼死都不知道，老爸那一代比較知道。阿公的墓在六龜公墓這邊，有放在納骨塔那邊。我的堂兄，伊較了解(指柯順秋)，他做過桃源鄉長、民選鄉長，他比較早出來工作。以前喝酒時會講一點。都是從他那邊講的，不然阿公的事情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是說，怎麼走到這邊的。就是偷走就對了啦！我阿公在北部那裡抗日，狡怪嘛，客家人。就沿著山脈走，到馬里山哪，所以說一直走、走、到南部來。那時候高山會殺人嘛，覷底遐覷底遐(邊走邊躲藏)，才遇到那個高山嘛，才會娶那個(原住民太太)。

我阿公就來到這裡住久就會番仔話，做翻譯，阿公開始做翻譯。那陣高山會剖人嘛，我們知道說我們老爸為了生活，甘願阿姊嫁給高山。這樣才能夠生存。嫁給高山那個姑姑，我細漢有印象，嫁給頭目，才可以生存，歸順……

敘述柯知擔任通譯與死亡

日本人要利用伊內。日本人愛利用伊，利用他來高山、山頂。當初走路當中，資訊不是太發達，北部是怎樣哪會知道，日本人完全不知道。

所以北部一定發生什麼代誌我阿公才給人剖……頂頭剖的。就是說在北部走路的(原因)已經(傳)到南部，消息有跟日本人說。

我阿公給日本人剖死是確實的代誌嘛，剖了之後才撿骨做風水，風水也做在六龜。是斬在操練場那邊。林 XX 你知道嗎？砍的是林 XX 的阿公，林 XX 是和我同學嘛，他的阿兄過去在鄉公所，他的爸爸在日本時代做隘勇，我聽到是這。那時日本人對他也不錯，所以就叫他剖的。

20251008 Cina Sulang 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1008			訪談地點	桃源區高中里豪哥商店	
受訪人	Cina Sulang	訪談人	郭雅倫、鄭淳毅		使用語言	國語
關於柯娘和 Aziman 結婚的經過與生養的孩子們						
問：柯娘嫁給 Aziman 對嗎？他們夫妻有幾個孩子？						

Sulang：那個算是我們阿公阿媽了啦，她很像生四個兒子，女生很像三個。Tama Biyung、Tama Lakav、Tama Bukun、一個就是 Tama Landun，第四個，最小的兒子，沒有 Tama Liman，也有可能死掉的我不曉得。

他們都不在了，我公公也是活到八十多歲，四年前才走。他是民國 22 年生。

我公公講的故事就是說他們也是相愛，認識、相愛，女方一家人不太喜歡給原住民。因為以前的原住民看起來很恐怖啊，沒有在洗臉啊(笑)...然後他們相愛就把老婆帶到馬里山的地方藏起來就找不到，以前時代都用走的，深山裡找不到啊。有孩子就出來啦。可以看人了啦，可以回娘家啦

問：柯娘什麼時候走的？

Sulang：我就不曉得。我聽說他還很小的時候，很像是爸爸媽媽都沒有了。差不多國小一二年級就沒有了。那個阿媽也沒有留下照片，我們也沒看過。

他的哥哥那時都二十幾歲，那時我公公也是七八歲啦，大概八歲吧！

他有讀兩年日本學校，可能是寶山那邊，不是有國小嗎？他讀日本的教育兩年，在寶山，以前只有一個(派出所那邊)、現在才有二集團的國小。他會講日本話也會寫日語啊，兩年時間就會寫了，後來就光復了，日本被趕走了，就沒有了。

問：公公是怎麼從藤枝寶山，遷到現在的高中？

Sulang：我是本地人，(高中)一村那邊。老公從寶山那邊，他買這塊地，我們就搬過來。因為我娘家給我帶嫁妝，有地，我們就在這邊種種種，又借別人的.....他們(公公一家)就覺得說這邊的地比較好餒，是平的。因為在寶山部落在上面，地下面，你要種又要背上去，木薯、地瓜啊...就不要了。(搬到高中)

我剛結婚時，是在藤枝，我在那邊住三年。當時我老公 17 歲，公公才 40 幾歲吧。

我老公他們以前有原住民調查血統，他們都不合格，因為有摻到平地的血統。有叫做純的，布農族跟布農族生出來的孩子，就是純的。他們是姓陳(Ismahasan)，但是阿媽是平地

的嘛，所以我公公他們就平地啊。

柯娘的兒子 Landun 與先生 Lakav 的生活與工作

Sulang：以前藤枝剛開發，在種樹、林班、造林。他們就是去打工，要開發，把木頭砍掉，挖一個路，種樹苗，樹苗長大又要砍草，一直賺錢就是了。自己的 huma 也是種樹。

問：除了種樹，沒有種水果或其他？

Sulang：以前人那麼窮哪有本錢買肥料，種樹放那邊自己會活，砍砍草就好。

問：妳嫁過去時還是種樹嗎？

Sulang：

對。然後我也在想我不可能一輩子在山裡，那邊什麼都不知道，另外的世界餒。藤枝，以前的時代，沒有土石流的時候，都是森林。你們現在看到的都土石流都沒有東西了，可以看到對面了。藤枝只剩下上面兩三個房子，我們是路下面那家，現在都滑下來。去

Huma 還要到馬里山，到河底那邊。用歐都拜可以，慢慢騎的話不到半小時。如果沒有摩托車就走路，以前那麼多房子只有兩三部摩托車，有錢人才可以買。要走一小時半，去砍草。

問：去 Huma 工作就住那邊？還是每天來回？

Sulang：我嫁過去就沒有住山上，他們說有媳婦了不能住山上。

問：住三年後搬到高中，就開店嗎？

Sulang：

我那時候一直生孩子，一直大肚子，不能工作，公公說還是你在家做點小生意、賣麵包。我就擺一個籃子麵包在外面，還有糖果，賺小孩子的錢。慢慢做，也開了四十幾年了。甲仙很勤勞，會送貨上來，還有寶來也有兩家。以前時代雜貨店很好做，人家沒有摩托車，不能出去買，也沒有車子，都在商店買。雖然是破破爛爛的商店，生意很好，現在就不一

樣了，人家動不動出去，大賣場特價買一大堆到家裡，這邊都是他們臨時要才買，現在生意都不好，山上的雜貨店。

會叫「豪哥」商店是我最小的兒子，結果人家叫的是我老公，都叫我老公豪哥，就給他們叫。我先生叫陳偉銀，Lakav，我們布農族都是拿叔叔、拿姑姑的名字。

問：你公公、老公在做什麼？你在家開店之後：

Sulang：公公在家，有年齡了，做家裡的事情。老公跟人家跑，跑林班。會有一個工頭，找幾個想要賺錢的，就找他們，就跟著跑，做農就是這樣，到八十年就是桃源鄉公所清潔隊員。他是第一個...剛開始要招清潔隊員時候，他是第一屆(他是五十年次)。

淳：他的兄弟姊妹幾個？

Sulang：三個男生一個女生，我老公他們兄弟都沒有了。他也走了差不多半年。最大是一個大姊，然後一個哥哥，我老公，還有他的弟弟，都走了。

關於柯娘和 Aziman 一系的後代

問：公公的兄弟姊妹還在嗎？他們後代都在哪裡？

Sulang：他們都不在了，剩下後代。(柯娘的女兒)一個嫁到台東，一個嫁到梅山，一個在桃源鄉的桃源村。都不在了。高勝美就是我姑婆的後代啊，唱歌的歌星那個。他們高家也就是我們姑婆的後代，她叫我老公舅舅，她媽媽是我們表姊。我公公說他的舅舅都是六龜那邊姓柯的。

20251023 魏柯秋霞&魏英琦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1023		訪談地點	六龜區寶來里魏柯秋霞宅	
受訪人	魏柯秋霞、魏英琦	訪談人	郭雅倫、鄭淳毅	使用語言	台語、國語
魏柯秋霞敘述父親柯添發與自己的童年					
魏柯秋霞：我爸爸柯添發，做農啦...我們住六龜啦...住在六龜村，在鄉公所後面再過去，以					

前我們的地很大片，種蓋濟物件。有佈稻仔，也有果子，龍眼也有，樣仔也有.....

較早我們在六龜是足好養，足有名。我們的園子以前很好啊，很大啊。割稻仔、佈稻仔都有請人，請山地仔.....佈稻仔要我們的人才會佈，砍草啦請山地的。我爸爸是指揮啦，我爸爸不會佈稻仔.....我們較早蓋好額，都是請工。

問：爸爸在哪裡出生長大有聽過嗎？

魏柯秋霞：山地啦，我爸爸都說番仔話啦，和山上的講話都說番仔話。他很像以前在那邊生，住在原住民那邊，生就跟原住民講話，所以都講番仔話。

結婚時已經在六龜結婚。到六龜(媽媽)跟我爸爸，是做媒人的。

原住民有落來我們那邊六龜啊，我們小時候都是山地話，他們會來拿東西給我們吃，有鹿肉啦，山豬肉啊。我爸爸也是山地人。我爸爸也會去馬里山，沒帶過我們，他都自己去，去和那邊的山地人喝酒。

問：去山頂走親戚就對了？

魏柯秋霞：對啦。他們都會到我們那邊，一起呷酒，做工的也有，親戚的也有.....我阿叔也是山地的。

問：你自己會講原住民的話嗎？

魏柯秋霞：我會聽啦，馬待慢(發音)，憨憨啦，耗呆啦，罵我我會聽啦

問：高中豪哥商店有提過和你們是親戚關係？

魏英琦：我知道有親戚關係，你昨天若沒來，我不知道阿公上面有一個姐姐，我媽媽也不知道。(轉頭對魏柯秋霞)那是你的阿姑，我是叫姑婆啊，柯氏娘啊。她生的就是高中那個，Lakav 啊！

魏柯秋霞：我們就是山地囡仔，較早在六龜足濟是山地來，要煮飯給他們吃。

魏英琦哥：他們長途跋涉來，要煮飯給他們吃。

問：魏英琦對於阿公家的印象

魏英琦：小時候媽媽帶我們搭公車，從水冬瓜，到紅水坑那邊，去住我阿公的厝。庄頭那邊，鄉公所後面再過去。清甘再過去。現在是算是我尾叔在住，他不在了，他兒子在。

我小時候沒去過現場(阿公的田)。我知道有田地這樣。阿公蓋沉默，吃菸、喝酒，這樣啊。阿媽還在，也是比較傳統的，都怙怙。

我們去六龜就是荳六龜街仔，還有電影院啊。我印象中，六龜太平街，差不多華一牛肉麵那邊有電影院，我們都去看。

魏柯秋霞：我做囡仔時佢熬唱歌，都去外口唱歌。電影院在爛田埔，爸爸也會帶我們去看電影。那陣有座歌仔戲，布袋戲也有做。

魏英琦：我媽媽說的那間廟應該是神農宮。以早不是在山頂，在下跤，清甘一直過去，有一個要去紅水坑，有一個左轉去神農宮，有一個空地，以前神農宮在那邊，我阿公的厝就是從小巷子進去，厝還在。古早厝有翻過，以早是三合院，現在是平房。

柯水生遭暗殺後魏柯秋霞的印象

魏英琦：我媽媽說，柯水生給人家暗殺，不知道是不是那瑪夏的.....我們這邊的原住民都來保護我們家。

魏柯秋霞：有，我們那邊都有人顧。我阿叔給人剄死，我們厝都有人來顧。都叫我們去睏，人家都在我們頭前那邊顧。顧我們啊！

魏英琦：就是說以早我二叔公，就是柯水生，他在那瑪夏做巡官，位高權重，可能是因為太怎樣，跟太多原住民.....他被人打死之後，是那瑪夏還是桃源來保護我們.....怕是說追加，會滅門還是怎樣

魏柯秋霞：都山頂的來，四邊都這樣顧內，叫我們去睏啦，他們會給我們顧啦。我媽媽就講說，去睏啦囡仔人.....保護好幾天哪！我們裡面在睡他們都沒睡，都給我們保護。還有我

阿叔家，閣有尾叔家。

問：爸爸是否說過柯水生被殺的原因

魏柯秋霞：沒有講啦。他知道啦，沒有講。我還小捏。人都給我們顧厝，叫我們去睷。怕我們滅族.....我們囡仔人，都叫我們去睷去睷，我們來保護。

柯添發其他後代

問：魏媽媽還有幾個兄弟姊妹？

魏英琦：分去的算嗎？柯有成，還有一個柯有名.....戶口有劃掉，就是分出去的。還有一個柯秋香，還有一個妹妹，還在。柯秋香嫁到高雄。

有開診所是二房，柯水生那房。再生那間。

還有一個是柯秋田，開的診所就是現在在的曾藥局。公費生，第一次(第一屆)的公費就是他，四十幾歲就不在。我媽媽有說過，為什麼她讀到國小。因為錢都要掙來給我這個四舅，要栽培他。

美國開刀回來，開熱水器，以前熱水器設計不好，爆炸還是怎樣，他頭蓋骨就有開刀過，又撞到，就昏迷。受傷後送到高雄火車站旁邊有鐵路醫院，回來就沒救了。

他太太娘家是經濟不錯，現在鹽埕區還是哪裡，回生醫院是柯秋田太太娘家的，現在人都在美國了。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都在美國，從來沒有回來了啊。

柯順秋也當過桃源鄉長，我在公所鄉長是有看過.....以前叫雅爾。早期是柯家在原住民鄉滿有影響力，怎麼做鄉長我不知道，他也做過警察。他做鄉長當時我大概國中生。

問：是否就是幫很多原住民登記名字時登記為姓柯的？

魏英琦：我阿舅有講過，他說生出來不知道姓什麼，就跟我姓啦！

柯有明是在桃源鄉公所村幹事。

還有一個柯順源，最小兒子，在六龜鄉公所課長退休。我大舅的兒子，做消防警察，都公務體系。二舅兒子也是。

三房柯添財，生出來柯文祥啊，柯文雄啊，第三房跟原住民比較接近。後面都娶原住民，所以柯文祥，他叫「柯 long」，在林務局上班，為了要原住民身分，改姓陳，後來改成「陳 long」。現在住在中庄那個大愛村那邊。寶山的永久屋。原本他們住二集團都崩去啦，他們都下來。

魏柯秋霞從六龜街上嫁到寶來的往事

魏英琦：我爸爸的哥哥在桃源鄉公所當秘書，以前叫雅爾。我伯父跟柯順秋都在鄉公所公職，都有認識。熟識之後你有一個弟弟我有一個妹妹，就這樣.....我爸爸是做事(做農)，種木薯，在寶來。老家是在老樹公園那邊，遊客中心那邊。

因為以前沒橋梁，要去園子都要經過山路，爬山、下坡、過河流，有岩壁才能過去。我爸爸、幾個大家集資，興建一個吊橋，我們農產品運輸才方便。我爸爸應該是出比較多錢，也有其他人，命名就用鉅鹿吊橋，是我們家堂號。

我們是從苗栗來的，客家人。我阿公時代來到六龜焗腦。我爸爸在妙崇寺舊潭生的。在那邊生，後來才來這邊住。在桃源那邊做樟腦。

魏柯秋霞：我嫁到寶來。較早嫁來時沒有電燈，每天哭啊.....嫁到寶來還要去擔水.....那時22歲。

其他軼事

魏柯秋霞：我較早(以前)讀書，小時候同學都笑我是番仔子，我哭啊，我回家跟爸爸說他們說我番仔囡仔，我爸爸說不要緊，你較勢讀書就好，安慰我。

我二叔蓋歹。看到二叔要立正喔！

問：對你也是嗎？

魏柯秋霞：不會對我啦，他的囡仔啦！

20251025 楊登明口述整理

訪談時間	20251025			訪談地點	桃源區拉芙蘭里楊登明宅	
受訪人	楊登明	訪談人	鄭淳毅	使用語言	國語、台語	
關於阿祖楊春福、阿公楊細華-從苗栗公館一帶南遷採樟						
問：楊玉秀的父親戶籍資料上寫楊春福。對楊玉秀是否有印象？						
楊登明：(楊春福)那是我阿祖。掃墓時有在墓碑上看過。						
祖墳以前在荖濃公墓那裏...說到這裡也是很長的故事。我 54 年次。我祖父會帶父親回苗栗祭祖掃墓，掃了兩次，第三次回卓蘭去掃，以前道路可能沒電話、環境也變了找不到，第三年就沒回去。那時候我才十幾歲。後來跟北部楊家那邊就沒有聯繫。我們這一代也沒回去。						
我阿祖是從六龜拿來荖濃公墓，我父親拿的。以前只有刻個石頭在某個地方而已，後來有一點錢就遷到荖濃公墓。八八風災後我們有個叔叔.....阿公他爸爸有生兩個後生，變成是有兩大房，這兩大房去拜阿祖、祖媽。過年後約去掃墓。他們也是三兄弟，阿公另外一房的三兄弟，陸續走了。換我們這邊跟那邊大哥去掃阿祖。						
我父親走後.....因為我有命理老師說我們有祖先墳墓要留意一下。我就把祖父、爸媽拿起來到仁武納骨塔那邊。還好我們有給遷起來。那時候我知道祖墳龜裂，我們沒請人看管，會長一些樹，會擠壓，但裡面沒有慧眼我們看不到，拿起來發現裡面都是白蟻.....						
我們從苗栗，卓蘭那邊，也不一定，好像是公館那裏。以前的祖先在卓蘭那裏。早期日本人說要需要做樟的人才、有這個技術的，我們台灣就是客家人才會做這個，就下來。剛好是中央山脈才有這個樟樹啊。第一個點在藤枝的馬里山在那邊落腳，我祖父在那邊落腳。我姑婆(楊玉秀)我就沒聽到過。						
我父親就在那邊，跟我阿公。我父親是 20 年次的，他在藤枝出生的。我們家族是從馬里山開始開墾的。父親也在那邊結識我媽媽，在那邊成婚。媽媽是新竹來的，也是客家，也是						

採樟的。

樹砍完之後，往這邊(南橫)，第二個點就是在復興里落腳，復興後山也是滿多樟樹的。第三個點就是在我們這邊，以前村民叫樟山村，後來改梅蘭村。我們家還在。

問：老家還在樟山？

楊登明：是樟山啊！用泥土蓋的，樹木用鋸子，鋸子滿大一隻(比出半個人高度)，我都還留著。一根鋸下來蓋一棟房子，我們都在那邊出生的。等我孫子做偉人就可以變那個.....(紀念館)，年節在那邊發紅包。

最近都沒有在整理，剛好我最近摔傷，那邊沒整理長了一些雜草。平常有去整理，建築物還在。我們政府就是遺忘我們客家人。原住民有原住民委員會，客家有客家委員會，但上媒體很少把客家人關心，所以我說我們是被遺忘的族群。

父親楊傳芳-從採樟製腦到開雜貨店

楊登明：阿公叫做楊細華，阿媽叫楊己/已妹，他也是養女，好像是童養媳這樣，被我們楊家收養。戶政記載有瑕疵，我們叫楊己妹，戶政不知道是怎樣，寫成己妹，所以不知道是楊己妹還是楊已妹。

我阿公生五個兄弟，一個姑姑，都在六龜。我爸爸是最大的，他們都做樟腦。到我們懂事才沒有(繼續做)。我小時候在樟山都還有做。家裡那時有樟腦裝在瓶子，離做樟腦時間沒有很遠。

問：可以說說採樟有關的故事嗎？

楊登明：白天去劈柴，把樹砍到之後，用斧頭一片一片批下來，用竹籠那種，背到我們居住住的樟腦寮，人家說寮仔，晚上就在那邊蒸餾。利用晚上蒸餾，白天才有時間再去砍伐，就是這樣輪迴的。

問：採樟都是好幾戶一起對嗎？

楊登明：好幾戶。六龜還有一戶在，我父親他們年代的人，他在天后宮，龍興國小對面，

若說以最年長的話，就是他還在。跟我父親同輩在開墾。在我們這個年代的都去都會區住了

問：沒有做樟腦以後的生活？

楊登明：我父親沒有做之後，去樟山國小當工友，足艱苦，要幫他們煮飯、洗衣、還要採購。所以說以前六龜那麼多商店，會賣一些乾糧，就是我父親為了學校的師生(去採購)，徒步一天去六龜。

你看像是金山旅社、什麼旅社，六龜以前早期那個年代不是去觀光泡溫泉，有這麼多旅社，就是我們這些外來的人要去六龜採購。一天往返不可能，你就要在那邊住一晚，隔天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走回來，又要一天，這樣採購往返要兩天。

六龜好像還剩兩家旅社，那就是以前這邊採樟的人(去住)。後來就是我媽媽在家裡務農、養子女。種玉米、樹薯、地瓜，都有。

我們為什麼會開雜貨店，就是我父親(去採購時)會多塞一些鹽巴.....油是不用，養豬都會榨豬油.....一點鹽，一點乾貨可以放久一點的，就帶回來，我們自己用、學校用。原住民朋友就會說，你昨天出去有沒有多帶一點鹽巴？我爸爸就說有。比如說兩塊一包，賣五塊，賺那個差價，這個可以做生意。後來他就是說，每隔一段時段採購，給周遭鄰居，賺差價。後來就沒去當工友。工友賺無，又要洗衫煮飯，說不好聽好像做奴才，後來才開雜貨店。延伸到現在。

雜貨店在樟山。我們還有留一個木製放在我們全家裡面做儲藏室擺東西。我們就這樣延伸過來。

楊登明一代-南橫公路開通，開民宿、加油站

楊登明：南橫開通是 62 還是 60 年左右，我們還沒路，桃源已經有路有車子，我們還要徒步到桃源坐車，我還有一點懵懵懂懂的印象。我懂事時雜貨店都開了。

問：南橫開通後對雜貨店生意有影響嗎？

楊登明：跟南橫沒有關係啊，因為做在地生意。搬來這裡是因為南橫公路關係。以前舊

家，日本路在我們家前面經過，南橫公路開過去是在我們房子上面，你要做生意一定要在公路旁人家才看得到，我們才搬來這邊。好像是 60 幾年，62 年開通，應該是 65 年左右吧。我們也是第一戶搬來這裡。我們隔壁超商那裏原本也是用土蓋的，外觀是整修過看不到了。

搬來也把雜貨店引過來。這為什麼有水泥房就是我父親有養鹿，當時鹿茸很貴，經濟會比較好.....我父親還會收一些油桐子、玉蜀黍、這個用水泥就是他存放這些，老鼠不會入侵。所以這兩棟房子用一頭鹿把它蓋起來.....養鹿時我們小時候都要去剝鹿草，我們這一代都吃過苦的。尤其冬天你沒有鹿草就要去深山砍鹿草。故事應該是按呢。

我媽媽五十幾歲走。我爸爸活到到八十五、八十六。

我 94 年開加油站。我中間有出去外面工作，才會認識我老婆。後來就是父親母親還在經營雜貨店，我祖父母住在六龜，沒跟我阿叔作伙住，就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後來年紀有了，身體不是很好，回來跟我父親一起住。深山裡面那陣沒公車沒啥，醫療就比較麻煩，我才辭去外面工作回來山上。才有這個因緣，繼續做頭家。

我是先蓋民宿發跡的，父親留這個福地給我，沒有留下新台幣給我。就給他蓋民宿。80 年蓋民宿，民宿好賺哪，那時候南橫滿夯的，以前也沒有周休啊，一到日每天都假日，都有人迫迫。92 年就是啊大家進來沒油，要找派出所還是要找看哪裡有庫存沒，92 年我就說我來起加油站。

那時候第一時間申請不過。我們建築師說你是要賺錢嗎？不然你起加油站。因為投資金額滿大的。我說沒有我是給用路的人跟原鄉朋友方便。他說按呢喔，但是你請不過，就作罷，就莫閣想要起，不然百萬上千萬.....我說這樣申請不過也好。隔年大家又沒有油，就找議員說我為什麼不能申請，哪個環節不能過？他們說水保部分.....很簡單的水保問題，這樣就通過了。我就把加油站起起來。

94(年)開加油站，98(年)遇到(莫拉克).....從天上掉到地獄。(莫拉克後)我們也住在外面一陣子，98 年 11 月份一些長官說要用油，那時加油站還有油，我們就回來用發電機給他發動，一天發兩個小時給他們供油，度過這一段時間。隔年政府說沒有要放棄這條路要恢復。修到現在又重來了。可能也是因禍得福，八八之後復健工程特別多，這邊廠商滿支持

我們的。我們一天賣一油罐車的油。我以前剛蓋，94 年蓋，95 年剛好勤和要做一個引水道工程，把荖濃溪引到曾文水庫，那時候人家說，阿明你哪會知影要做越域引水你才起加油站？我說完全不知影。

開民宿，到加油站，後來開便利商店是給小孩子，我們是這樣一代傳一代。

家族在南橫與當地布農族群的淵源

楊登明：我父親有原住民的名字，叫 Landun。

當時原住民還有出草.....變成說你要入境隨俗，要跟他們融合，要融合他們你要在這個生活領域，他們知道你是來這邊不是危害的，是來這邊開墾、做樟腦的，要同心、要融合。我父親陳家有幫他取名字，早期也是給他們當養子.....到我這年代，八九年級生來買東西都會說我要去 Landun 的店買東西。只差我們沒記載被誰做養子。但知道就是高中他們陳家，就他們家族。我爸爸比較內向，比較不會跟人互動。他這是在馬里山，藤枝寶山那邊的故事，我們進來復興這邊就比較沒有。

就是你在這個領域裡面要跟原住民有那個.....因為他們那年代還會出草，變成我們要跟他們融入、融合，才不會說排斥，你是外來的漢人。我父親是長子，我叔叔那個年代，只有我父親有被他們去做那個養子。我祖父原住民會叫 Tama A 'an，多兩個 Tama，Tama 就是長輩的意思。

問：祖父他們都會講原住民的話嗎？

楊登明：會。我父親會講日語跟原住民的話。沒繼續讀書，家庭經濟也是一個問題，他 20 年次，當時還沒有光復，可能經濟關係讀一點書而已，他會寫字，國字都會寫。

我回來這邊都是阿公阿媽轉來這邊，有什麼生病我要載他們出去，我爸爸不會駛車。我阿公好像有 90 歲，阿公阿媽活很老，跟我媽媽前後才走了，我媽媽 50 幾歲走。

問：阿公時代採樟，是否有聽過和當地族群的衝突的往事？從衝突走到像您前面所說融合的過程？

楊登明：我們採樟以前還有到過啞口，現在叫中之關也是以前有採樟的地方，到天池、到

啞口。

(關於出草/獵首)現在時代那麼.....不要去講歷史，不要把事情仇恨到以前.....我爸爸說白天去劈柴，晚上去蒸餾，以前沒有水管去引水。我們居住的地方就盡量靠溪邊有水的地方，把竹子剝掉一半，有個半圓形，一片一片接下來到我們腦寮那邊。晚上做蒸餾，用鐵鍋，原住民以前出草會去你的水源把水源拿掉，你的鍋子會燒掉，你會去巡水，他們就在水源頭，那個(比斬頭的動作)。晚上出門要結伴。我爸爸那時已經比較少了。

日本人會來這邊，保護我們漢人在這邊採樟的生命安全。第二個你就要跟他們融入。你可能有物資，原住民不可能去到都會區，早期都在很深山，他也是會怕漢人。你取我們，我們也會攻擊你，他也怕會去.到六龜這邊來。你有這些就可以做物品的交流，培養感情安呢啊。就時代一直變遷。

每個族群都會.....他們也是領域的問題，布農跟布農也是有家族性，也會搶地盤，也會有廝殺。桃源區都是布農族，他們早期是從南投，東部也有，他們也是要爭這個領域，不是只有跟我們。

附錄二、柯水生年表

*根據柯新武所保留柯水生日本、民國時代文書資料編年彙整

西元年	紀年	月日	事蹟	備註/出處
1905 年	明治 38 年	2 月 22 日	出生	戶籍資料，戶主柯知，註記為三男
1922 年	大正 11 年	3 月 28 日	高雄州六龜公學校第二學年	賞狀 2 張-全勤&品學兼優 大正 11 年即民國 11 年
1923 年	大正 12 年	3 月 28 日	高雄州六龜公學校第三學年	賞狀 2 張
1924 年	大正 13 年	3 月 28 日	高雄州六龜公學校第四學年	賞狀 2 張
1925 年	大正 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公立高雄州第五學年	賞狀 2 張
1926 年	大正 15 年	3 月 22 日	臺灣公立高雄州第六學年 修業六年畢業	賞狀 2 張 卒業證書
1926 年	大正 15 年	12 月 15 日	擔任高雄州警手	職務格別勉勵付金二十七元 同年改號昭和，昭和 1 年，民國 15 年
1927 年	昭和 2 年	7 月 18 日	擔任高雄州警手	疑似任命書(高雄州巡查任命等，日文待確認)
1929 年	昭和 4 年	6 月 13 日	擔任高雄州巡查，通過語言試驗乙種試驗	合格證書
		同日	兼任乙種通譯	疑似任命書(巡查柯水生乙種通譯兼掌，日文待確認)
1930 年	昭和 5 年	6 月 11 日	高雄州巡查	合格證書(右臺灣總督府警察及刑務所職員語學試驗...)
1931 年	昭和 6 年	8 月 31 日	高雄州巡查	合格證書，與上同一種

西元年	紀年	月日	事蹟	備註/出處
1932 年	昭和 7 年	8 月 31 日	高雄州巡查	合格證書，與上同一種
1933 年	昭和 8 年	6 月 15 日	高雄州巡查，兼任通譯	合格證書，與上同一種 任命書
1933 年	昭和 8 年	8 月 13 日	高雄州巡查，參與大關山事件「加害蕃人搜索及警戒行動」獲獎金	高雄州巡查柯水生大關山蕃害事件...
1934 年	昭和 9 年	5 月 8 日	高雄州巡查	合格證書
1937 年	昭和 12 年	2 月 21 日	高雄州巡查	表彰狀
1938 年	昭和 13 年	2 月 21 日	高雄州巡查	表彰狀
		12 月 26 日	參與江保成事件/小林抗日事件搜查獲獎金	表彰狀
1939 年	昭和 14 年	2 月 21 日	高雄州巡查	表彰狀
1940 年	昭和 15 年	6 月 17 日	高雄州巡查	表彰狀
1942 年	昭和 17 年	4 月 1 日	高雄州巡查	表彰狀，此時開出現福島勝男/柯水生並列
		6 月 17 日	擔任巡查 15 年獲得紀念木杯	高雄州巡查福島勝男/柯水生十五年以上本州警察事務...
1943 年	昭和 18 年	4 月 1 日	擔任巡查獲得臺灣警察協會紀念品	高雄州巡查福島勝男十五年以上本島警察事務...
1946 年	民國 35 年	月日不清楚	代理旗山區雅你鄉鄉長	高雄縣政府/臺灣省高雄州接管委員會 派該員代理雅你鄉長
		1 月 20 日	代理高雄縣政府旗山區桃花鄉鄉長	高雄縣政府旗山區署派令
		4 月 30 日	雅你鄉戶口清查組組長	臺灣省高雄縣政府訓令
		7 月 6 日	旗山區雅你鄉鄉長身分支領月薪	臺灣省高雄縣政府訓令-核定該員暫支月薪
		7 月	高雄縣警察局警員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

西元年	紀年	月日	事蹟	備註/出處
				任免長警通知書(字第 11110 號)
		8 月 15 日	高雄縣警察局一等警員 調升為六等警長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 任免長警通知書(字第 33512 號)
		8 月 22 日	受聘為高雄縣警政協進 會保安委員	高雄縣警政協進會聘書
			以雅你鄉長身分兼任雅 你鄉公所戶籍主任	臺灣省高雄縣政府訓令(高 府人字第 10132 號)
1947 年	民國 36 年		因二二八事變中盡忠職 守除暴安良領導高山民 眾維持治安，記大功一 次	臺灣省高雄縣政府訓令
			民國三十五年年終考績 核定加薪	臺灣省警務處訓令
			由高雄縣警察局警長改 派高雄縣警察局巡佐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 任免長警通知書(字第 77139)
		4 月 2 日	暫代理旗山區警察所巡 官	臺灣省高雄縣警察局委任令 (兩卯江高警二人字 906 號)
		4 月 8 日	暫代理旗山區警察所巡 官	高雄縣警察局旗山區警察所 訓令(旗警人字第二八五九 號)
		6 月 18 日	擔任雅你鄉鄉長	臺灣省高雄縣政府委令
			擔任高雄縣警察局巡 佐，同時擔任雅你鄉公 所警衛股(?)主任	臺灣省高雄縣政府委令(高 府人字第 9861 號)
1948 年	民國 37 年	4 月 1 日	受聘為高雄縣警民協進 會旗山區分會候補監事	高雄縣警民協進會旗山區分 會聘書

西元年	紀年	月日	事蹟	備註/出處
			雅你鄉長兼任雅你鄉國 民兵隊隊長	臺灣省高雄縣府訓令(高輔 人字第 2801 號)
		10 月 7 日	由旗山區警察所巡佐暫 代巡官改派為旗山區警 察所額外巡官	臺灣省高雄縣警察局任免人 員通知書(高警二人字第 3814 號) 臺灣省警務處訓令
1949 年	民國 38 年	3 月 8 日	遭暗殺身亡	雅爾鄉鄉長紀念碑 https://reurl.cc/1kxODQ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